

程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 苾穉 蘇父較

皇明

神宗顯皇帝

戊午 萬曆四十六年遼事起

撫順 陷

四月十五日奴兒哈赤計襲撫順祥令部夷赴市潛

以精兵踵後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永芳降奴去

鬚髮為夷與奴締姻百惟調度因以漢字傳檄清河

脅併北關巡撫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應援二十一

日奴見我師暫退誘之前副總兵頗廷相馬中矢易

騎追逐墮伏中承胤俱受困令發火炮火從後焚我軍辟易賊乘勢衝突乘胤廷相遊擊梁汝貴與一軍皆沒○賊謀犯清河調邊兵七千以大同總兵劉孔胤統之胤兵在路搶掠烽火達長安城門晝閉亂兵徐定先分發遊擊張旆領兵赴援宰煖各營甫集河西虎墩鼓衆吶喝抄花亦屯鎮靜邊外○上特起遼東舊巡撫楊鎬爲兵部侍郎往經畧○詔總督侍郎汪可受先出關李維翰駐遼陽保定撫臣駐易州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巡按遼東以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

聽用遼報不至者三晝夜○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血○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掠朝議懇發帑金湊餉百萬僅以十萬與之諜報奴酋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詔斬奴酋首級予卅金職世襲○汪可受稱夷虜更番疲我徵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遼諸生暫停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兵部引征倭征播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請帑不允發

閏四月奴兒婦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七宗惱恨呈按院陳王庭內云先年李

七宗恨

成梁李如松父子無故殺我祖父教塲奪我土地一恨又差部鞞圍獵界上殺我人搶馬匹二恨私自過界盜斫糧草三恨求婚北關賴我親事四恨又將大兵五百名助北關交戰五恨縱放遼民賊地盜去參種六恨我與北關朝鮮同爲藩臣他厚我薄七恨故因動發兵馬叛搶是實張儒紳等係東廠差役奴酋藉以行間言官糾盧受通夷事中格○滿酋寇馬谷石塘路遊擊朱萬良却之○御史李徵儀請逮治李維翰

五月兵部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調兵○督杜松

劉綎出關給太僕寺金六萬兩市戰馬○十九日奴酋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西虜乃蠻抄花等犯長勇堡

六月發馬價六萬付照磨萬有孚往宣大買馬○經畧楊鎬兼程受事抵山海請就近徵調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以四萬徵兵萬人延寧甘固以八萬徵兵六千并摘調薊鎮臺兵○時奴兵日盛每與八子登山密謀計定猝發疾如風雨兼與宰煖合衆近十萬且採木辦料于烏龍江督匠造船水陸告警○上命借大工馬價各五十萬濟邊

餉嚴飭各將防禦○西虜乃蠻抄花等處又糾衆侵犯乘勢交訐分兵應援○七月御史張銓言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諳深入保無抄絕昔臚胸河之戰五將不返奈何輕言今宜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豎其敵若加賦選丁騷動天下恐憂不止奴者銓又言李如栢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必責成楊鎬使之約束張承胤不量而進喪師辱國死何足贖梁汝貴頗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陷陣而死宜加優恤若李維翰總不逮治亦當禘職以爲失事之戒○賜死

清河

事張承胤謚加祭二壇祠名旌忠頗廷相梁汝貴併恤張銓又論承胤不宜予恤○李維翰革職爲民○賜楊鎬劔飭諭諸邊時議謂鎬工于媚虜揜敗未堪任事○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朝鮮義州鎮制使以奴入犯遼東謀來告○二十二日奴從鴨骨關入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以火器殺賊千餘賊退而復合援遼遊擊張旆戰死賊冒板挖墻城東北角墮疊尸上城儲賢見李永芳招降大罵盡焚衙宇及妻孥領兵戰于城上力屈死之遼陽應調營兵五百併盡止打柴軍二十餘名從北門遁出清河三里之

遼事實錄
城高山四擁北控寬奠南枕遼陽左近瀋陽右近靉
陽皆相去百里中有小路抵撫順清河旣陷我失險
隘城中僅五百餘家奴將丁壯盡驅北行老幼慘慘
毀其城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寬奠望風驚遁矣
○楊鎬聞清河已失單騎赴河東斬千總陳大道等
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奴分兵寇靉陽叅將賀世賢
率衆奮擊斬首百五十四追至清河奴兵方擬進攻
遼陽聞世賢勝遂整兵北遁世賢回靉陽居民盡被
守城兵趕出人烟四寂世賢于樹箐中縛一二避者
斬首號令回至空城惟馬兵護持步兵皆散○李如

栢因清河告急自遼陽領兵扞護聞城陷不進遊擊
吳立郊自瀋陽江萬仞自寬奠俱來援○奴酋復從
撫順入李如栢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七十
六級○乃蠻受款虜漸解散○以麻承恩爲援遼副
總兵專管東夷事李光榮爲廣寧總兵專管西虜事
九月麻承恩逗留不進遣緹騎逮之以副將麻岩代
領其事李如栢戴罪立功○奴入會安堡殺掠千餘
撫順遊擊胡威寧割死尸報功經畧擒至遼陽斬之
○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
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氣罩城上白虹貫日

並出者三○催劉綰星馳赴關先是綰以軍糈無措江西左布政使王在晉曲處行糧廩費給家丁兵將一千八百兩十八員名馬八十六匹兵仗犀利驍勇絕倫師行禡祭大將荷刃屠牛三割而始斷綰憂其不利劉招孫于教場馳馬試槊墮地綰云若出關必待川兵二三萬自可當奴不須傍助疏請候川兵至出關不允促之行將不習兵以致敗沒○戶部請加派田畝每畝加三厘五毫

十月閣臣方從哲言一陽初始慧芒轉甚天怒未已閣臣居密勿之司未有一人支數年之久者六部率

多署事左都懸缺多年三科無官四科無印抄發之規盡廢封駁之任久虛掌道無人侍班無人巡城無人外差無釋負之期其于人情何如也

十二月北關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勦奴酋一寨賜金幣時御史陳王庭知金台失所最懼夷婦爲

指揮王世忠始密說艷以千金金酋利之遂有是捷

○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正多可憂耳○兵科趙興邦言近者賊入會安上下相蒙楊于渭欺隱捏報胡咸寧附和扶同有旨姑着策勵

巴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遊擊佟國祚降奴以父鶴年在奴也

本月有催兵進勦之旨大學士方從哲不能執奏

經畧楊鎬遂決策于二月出師兵分四路原任總兵

馬林率副參遊都佐擊守備等官麻岩鄭國良丁碧

葛世鳳趙啟禎李世選江萬春等從靖安堡出趨開

鐵又令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監督者開原兵

備僉事潘宗顏贊理岫岩通判董爾礪也山海總兵

杜松率參遊都備禦等官劉遇節柴國棟王誥張大

紀楊欽江海龍楊汝達等從撫順關出趨瀋陽攻其

西佐之者分巡兵備副使張銓也遼東總兵李如栢

率副將參遊都備禦等官賀世賢張應昌李懷忠戴

光裕馮應魁尤世功余成名李克泰吳貢卿于守志

張昌胤等從鴉鵲關出趨清河攻其南監督者分守

參議閻鳴泰贊理者推官鄭之范也總兵劉綎率副

遊都守備等官祖天定姚國輔周義江萬化徐九思

周翼明等從涼馬佃出趨寬奠攻其東監督者海蓋

兵備副使康應乾贊理者同知黃宗周也又朝鮮國

王李暉願親到受州提兵合我師進勦以都元帥姜

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統領砲殺弓箭手共兵一萬聽

三路
續敗

通事實錄 卷之一
調隨劉綎馬兵後安營令鎮江都司喬一琦督之四
路陳師可勝兵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
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松協助遼陽根本重地以
原任總兵官秉忠遼東都司張承基領兵駐守又以
管屯都司王紹勳總管運各路糧草分派既定擬二
月二十一日先後出師將師期題 奏遐邇共聞而
奴中調度安排機構周密二十八日杜松從瀋陽起
行翌午抵撫順星夜統兵出日馳百餘里進尅二寨
前鋒半渡渾河車營五百阻水松乘醉呼內丁亂搏
原任參將龔念遂同諸軍填委壑中水爲之不流河

平松與衆渡賊以全塞設伏松奮閉十餘陣自午至
酉被創陷圍中欲團聚山頭衝殺賊從河畔林莽中
起復對壘鏖戰良久抵昏松落馬彼此混殺王宣趙
夢麟皆力戰而死師大潰賊乘勝合力北迎開鐵兵
馬林于三月朔從懿路城迤東三岔兒堡出口分爲
四營突與賊遇備禦不及被賊掩襲部伍遂亂竇永
澄麻岩戰沒潘宗顏董爾礪死之林帶軍萬餘奔據
張家樓經畧聞撫失利亟檄清河寬奠二路撤師李
如栢如令退舍左次而旋獨寬奠一路去夷寨極遠
重岡疊嶺懸厓岵徑車騎難行劉將軍綎于二十九

日點發領兵守備劉招孫劉應祥劉吉龍劉思勝馬進忠等至深河下營連攻牛毛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斬獲甚衆殺死奴壻火胡狸金白二酋亦報奴酋男貴英把兔中軍韋都男俱被殺奈偏師深入撥探不通揀援且絕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縋臉中刀胸中矢劉招孫見主將墜馬突入圍中殺賊數十尋尸身被多創並沒于戰場矣是役也原任副將黃鉞參將江萬仞寧鎮參將李永芳畱守李希泌延綏遊擊李鳴鳳宋得龍王誥楊欽姚國輔都司吳光先李天培潘龍鱗暨江萬化鄭國良祖

天定皆死焉而奮不顧身以至戰歿者汪海龍麻岩柴國棟張大紀其人也一杜松所統陣亾者千總劉文中謝大臣羅四維王官把總松美王家相紅旗官趙文保李芳馨一趙夢麟所統陣亾者中軍杭卿旗鼓梁通原任守備喬鎮疆千總趙夢相傅元說趙世胤趙禮臧體元趙升趙熊趙彪把總趙勇趙堂杜同加趙虎田秀實趙大化一王宣所統陣亾者中軍張聯輝千總洪印旗鼓宋良卿把總劉繼祖內丁千總馮廷佐鎮國臣賈釗把總方實高文潤紅旗官張大定郝彥禮靳國臣郭尚仁王尚須旗牌官張耀魏應

科劉登科劉邦漢一楊欽所統陣亾者千總楊英把
總王汝舟柴志高孫夢豸王應科紅旗官字正陳虎
趙得英白宗益王欒劉聚良廖尚賢一王誥所統陣
亾者中軍金復初千總劉弼齊進忠王象熊李錦董
升一江萬仞所統陣亾者千總張虎把總劉秋紅旗
把總王月王林陳國旺江亮一李希泌所領陣亾者
千總李國良徐應文王卿把總王國光樊志道李標
李應魁劉全洪良機葛呈章金子清周武德一天津
都司李爲棟所統陣亾者中軍施鳳翔千總王加英
朱忠督陣把總馬永壽一援遼總兵官秉忠撥隨杜

鎮守出征官陣亾者把總張萬教談舜德一遼陽強
勝兵原撥隨杜鎮守陣亾者千總彭守祖把總陳萬
善佟守成何一魁百總紅旗王友功等八名一瀋陽
遊擊栢世爵所領陣亾者千總高如斗一分巡道義
兵千總熊錦所領陣亾者督陣旗牌官高顯祖劉合
功郭承宗鎖鎮遠張有名黃加武劉夢麟李先實百
總王維孝一右營遊擊劉遇節所統陣亾者中軍王
廷用千總劉恩澤把總蔣守道李良棟王庭柱一車
營龔念遂所統陣亾者千總張天祚顏天祐王弘化
把總雷應龍丘起鳳劉友才于景柱楊朝武任運旺

一李永芳所統陣亾者中軍陳盡忠把總梁惠民一
柴國棟所統陣亾者中軍崔成千總孫大江把總陳
忠孝馬曉一張大紀所統陣亾者千總高科把總臧
繼科一貫紅旗官劉天熊一汪海龍所統陣亾者中
軍趙用賢千總王惟賢把總張大化朱國輔汪宗弘
一馬林所統陣亾者守備馬熬千總楊一科李鶴祁
焯婿李日篁張桂把總江應聘陳國王天台啞汗兔
李承恩姪馬灼子馬熠且力大海代喇人什物楊登
科李毓藥王懷智劉尚胤王效忠守備管坐營朱邦
孝詹國繹千總杜福王國印把總齊和猛克虎魏思

賢庫承恩尚志雄王應乾單秉德又據林男生員馬
炤奏報林長子百戶燃及祁煌等十一人皆死于戰
一跟隨開原道陣亾者中軍董引招降官管鳴宮伊
湯聘執旗官康民望丁繼盛荅應官熊惟英應襲李
漸茂王納薦經畧督陣紅旗原任守備郭之翰監軍
察院督陣指揮劉興周一麻岩所統陣亾者中軍周
大盛千總程廉王仲賢冷載裳麻實麻進忠魏相把
總打代趙仲舉腮介哈監代李尚仁督陣應襲曹秉
忠萬人英胡國弼周大受李天復孫冲良伯言兔禱
流官褚道宗王溥梁世勳李應杰一鄭國良所統陣

通事寶錄 卷之一
亾者中軍趙廷蘭把總姚守冠曹文烈趙奎丁碧所
統陣亾者中軍祝世泰千總蓋祿丁堂紅旗官魏國
勲原任守備江萬春黃瓊千總陳玉王學雄把總常
因泰何印王瑄陳一元一竇永澄所統陣亾者中軍
李維楨千總刁國瑞把總康世泰一趙啟禎所統陣
亾者中軍胡邦奇千總閻有功鄭國忠高良玉把總
趙鎮李之中朱萬與陸進忠一陸應選所統陣亾者
中軍趙祚一劉綰所統陣亾者守備劉元劉招孫劉
應祥李士玉千總馬進忠劉吉龍吳志文把總劉中
二劉思勝王光遠劉尚易廷諫指國泰百戶胡卿總

旗田見龍曾朝卿一姚國輔所統陣亾者中軍龔子
明千總張應豹徐國田楊遷張成把總張登雲凌應
舉樓得勝宗憲張得臯程良貴張大勝杜大和徐國
貞哨官吳大憲等一十四員掌號官陳孝一浙兵守
備周翌明與中軍周三賜鄧繼千總洪大亮沈祚明
上南詹汝賢葉文通楊國渭王玉金俱陣亾一祖天
定所統陣亾者中軍齊一熊千總趙秉忠劉魁夏時
正捕盜劉鎮邊把總丘惟屏百戶張明遠一潁陽守
備徐九思同把總李茂先俱陣亾一江萬化所統陣
亾者男千總江應聘中軍董孟奉千總王尚忠姜良

相把總史一元劉曠劉朝貴金國棟一喬一琦所統陣亾者中軍金文麒千把總侯惟屏龐養德馬應瑞以上各路除麗兵外主客出塞官軍共八萬八千五百五十餘員各陣亡道鎮副協參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餘員各并印信一顆陣亡軍丁共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陣失馬騾駝共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頭隻今陣回見在并招集官軍共四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員各

朝鮮國王李暉奏稱小邦挑選軍兵一萬三千餘名擺渡鴨綠江分作三營會同喬遊擊從劉都督大營

兵馬當先虜敵驟至劉喬兩軍抵敵不住本國兩元帥登山扎營賊鋒甚盛乘勢掩逼左營將金應河奮勇對賊依傍柳樹踞胡床取弓迭射發必穿楊應弦而倒當有一賊從後閃入鎗刺應河腰脇猶發矢不絕斃後投弓乃已賊悉衆合圍喬遊擊自縊林間我兵掬解投危崖而死本國左右兩營盡覆姜弘立金景瑞身爲元帥被賊牢監小邦二百年來獎飾名節一朝污蟻殆無倫理除令有司將其妻孥監固待加探訪從實科處外爲念賊克益熾小邦危急懇乞聖明函圖守禦以保藩籬等因

按三路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衄死難者若中軍千把總旗牌等官余查邸報悉書戡書名以志死事然姓名不存者多矣此一時也監軍猶敢以陣亡職名報故得報抄錄嗣後功令益嚴敗多隱諱沙塲之鬼寧無夜號余爲經略秋祭從前陣沒文武官員分廠設位排列不可勝紀慘不忍視嗚呼遼禍之烈一至是哉

先是劉綎出師日五星闔于東方杜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災夷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知爲敗徵

山東巡撫李長庚陞戶部侍郎督遼餉○十八日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風霾晝晦黃塵四塞赤光射天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命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克贊畫○御史楊鶴薦前御史熊廷弼緒練遼事以所刊疏稿粘揭進呈上遂召廷弼以大理丞亟馳渡遼宣慰軍兵○本兵黃嘉善同九卿科道叩人文華門請帑允發四十萬募戰士○廷議謂李如柏納奴姪女爲

妾生子逗遛獨全不堪大將遼撫周永春請李如楨代之給事中李奇珍謂李氏跋扈土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御史楊鶴請令在朝諸臣保如楨而後可用上竟遣如楨往如栢候勘楊鎬戴罪視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給事中姚宗文疏稱保定山東擁護家國集兵轉餉此爲咽喉鎮撫固難經營不易宜亟推才望撫臣才識敏練者刻期赴任以保金湯時江西布政王在晉兩經廷舉卓異擢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三月主事夏嘉遇叅方從哲受賄寬李維翰與兵科

趙興邦爲比不報吳亮嗣張延登房壯麗劾嘉遇焉○奴遣奸細探三岔破聯舡陰圖金酋寨以零騎窺瀋陽清河等堡又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爲內應宰暖諸酋並甘奴賄煖兔伺釁沿河駐牧○上命中使薦陣亡將士卹故帥劉綎家屬及塑死事諸臣廟食京師

四月望後宣武門外響闌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御史唐世濟劾方從哲尸位誤國○戎政尚書薛三才卒○虎墩擁衆數萬臨廣寧邊○宣鎮營兵鼓噪不赴調逮治總兵劉孔胤

五月開原兵備韓原善領銀七萬四千兩招募兵馬
○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部衆萬餘于撫順
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路柵濠二十九日深入撫
順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李如楨方與經督講禮爭
抗未暇籌兵○朝鮮咨報奴酋僭號後金國汗建元
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詞甚侮嫚○遼東
贊畫劉國縉稱李如楨雄才大畧令其坐鎮遼陽以
樹威望而印文無破格語當以如楨爲鎮虜將軍賀
世賢爲征夷將軍

六月十五日奴酋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

開原

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孤城立下西虜適市
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
瀋陽鐵嶺奔潰

先是備禦羅萬言高價易市馬東援赴署開原兵
備事推官鄭之范處領草豆並無升束馬食菊杆
一日而倒死二百四十九匹把總朱夢祥到開原
領錢糧一月不給各軍衣物盡變馬倒人逃離城
草茂之處趨青餒養馬匹賊至猝不及收鄭之范
登城擺守賊箭飛集梯高數丈自卯至巳攻衝三
陣丁壯奔避之范被傷下城乘馬帶五十餘人走

出西門同備禦何懋官往南行道廳二印遺失賊
遂乘城馬林與遊擊于守志于化龍叅將高貞佐
擊葛世鳳招兵遊擊任國忠安樂州知州張文炳
經歷張奇策三萬衛訓導陳嘉謨中軍孫勇千總
郎萬壽把總王友功郭啓明楊承祖遼海衛指揮
俞承胤李爲梁厲中寬等皆死難西兵無統大半
奔竄賊四下焚掠士民男婦不下十萬餘口生逃
者僅約千餘人遼撫馳書鎬欲將牛車數十輛載
死尸于城外分別男女埋之無敢往者沿邊各堡
居民逃避一空

經畧行至虎皮驛遇平夷營遊擊陳維翰馱載行李
衣服絨褐等件又有大錠銀一百五十兩將維翰革
處示衆○監軍御史陳王庭叅如楨賀世賢均應戴
罪聽勘分別議擬開原禦備何懋官三萬衛指揮徐
大受當重寃正罪推官鄭之范當在任侯勘經撫總
督恭候 聖裁分別酌議以重疆場

開原乃黃龍府舊地東隣奴酋西接抄花宰煖諸
酋巢穴迤北則金白二酋在焉遼陽所恃以斷隔
夷虞之路聯路北關互爲聲援開原失而鐵嶺遼
瀋岌岌乎殆矣

通事實錄 卷之一
按三路之敗開鐵之失監軍叅疏俱以周永春汪
可受爲有罪永春逮矣遣矣可受死于家而贈官
加恩朝議何嘗有公道哉
楊鎬疏叅開原失事起于鄭之范貪婪已據多人告
發乞勘問以洩公憤後之范逮死獄中
上超擢熊廷弼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賜尚方
劍代鎬經畧○從本兵議遣司屬魏成忠往浙江尹
嘉賓往山東魏運開往陝西張時雍往河南招兵○
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
恊理戎政○御史張銓按遼○黃嘉善以人言引疾

○二十七日西北白氣冲斗天河占云胡人暗兵來
侵○簡討丁紹軾言遼事屢敗急須用人尤急于經
畧而必取之田間豈舉朝皆巾幗乎開原道補韓原
善而原善以資望辭今開原已矣舊者胡爲與之去
以一署印推官了之乎武官卽親喪不守制文官戴
罪立功猶屬寬典遼何時也今日准某將養病明日
准某道臣養病 皇上不行詰問聽諸臣容容各順
面情朦朧搪塞如用泥補舟不覆不已矣○三路敗
績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孥外逃者御史楊
鶴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有撫拾他事欲逐鶴者

御史牟志夔救之○開原被圍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至而城已失○戶部開款令郡邑捐助

七月抄化攻克十方寺堡○左贊善徐光啓使朝鮮宣諭應援○遣給事中姚宗文查援遼兵馬○熊廷弼馳至廣寧

時遼城嚴拘李佟二賊親戚發李永芳墓永芳仇我愈深與奴益加親信蓋田單借以激即墨之怒而我反用以速李賊之攻人謀不臧寧獨氣運使然哉

山東巡撫王在晉疏陳天下之大患有四隱憂有六內言白蓮蠱惑愚民古來隱憂卒發每乘人之所忽一發便不可收拾為今時之最可患

按在晉任內防範消弭靡所不至東人獲免于患一陞任而蓮妖即發山左騷然先已燭其幾矣

戶科官應震謂開原被攻北關先期密報宜賜 敕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長為奴所忌奴酋以卑詞厚賄聯屬諸酋而虎酋猶未入其牢籠恐日久我不能用虎酋奴必用之矣虎酋受晉款而關外靖虎酋為奴用而西邊擾科

臣已預悉之矣

奴酋奸細在兩河者鎬連斬二十餘人

東撫王在晉題東省運道之咽喉南北水陸之總會是神京之左腋也登萊瀕海東距倭六百里東南距朝鮮一千二百里東北直達海蓋遼陽三岔河烏龍江等處一水盈盈可通舟楫是登萊又左腋之屏障也真定山陝等處止于防虜南直閩浙等處止于防倭乃山東則防倭又防虜矣奴酋犯順各省止于調兵乃山東則調兵又兼海運矣今天下最稱緊要首患被兵之處遼陽之外獨有山東養山東之全力

北可以衛神京東可以捍乘舟入犯之寇而今竟

何如耶臣甫受事東省細查通省官軍兵馬數目水營僅存一千八百名近奉旨選調一千五百名所

存止三百耳目今議補六百連前亦共存九百耳省會鋒營合南營共見在兵二千七百名今又奉旨

選調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股肱肘腋之近武衛卑弱神氣不張恐來海外之窺伺長萑符之嘯聚譬

之人身左臂無力其何以衛腹心臣甚懼焉當事者以遼陽被兵亟如捄焚捄焚無如近水明知東省兵

稀不得不借資近地以從其所急彼時遼急而山東

猶稍緩也。今開原陷矣。河東諸城勢如破竹矣。遼陽危于旦夕。其去蓋州不遠矣。遼船盡集于蓋州。我之海運尚覓船于彼處。奴乘蓋州見在之船。又駕烏龍江新造之船。乘風入犯。片帆直達。卽司馬穰苴而在。恐不能率此三百挑。殘之卒六百。新集之徒。與強寇相持對壘。我無披堅執銳之兵。彼有摧枯拉朽之勢。登萊之急。不與危遼同一轍哉。卽不然而彼以一旅之師。乘船絕我餉道。遼東十數萬之命。懸于呼吸。彼時不戰自潰。奚待破山海而後徐及。京師也。臣諦觀時勢。正圖補牘。而臺臣張至發建議登萊添設道。

臣一員。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舟舵者。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戰者。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若身履其地。而灼知利害者。是臣所欲言者。臺臣已先言之矣。科臣李奇珍疏稱遼鎮萬有餘。危揚幡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是臣所欲言者。科臣亦先言之矣。經畧熊廷弼慮賊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是臺省所深慮者。經畧併慮及之矣。矧登青萊三郡亢旱。十旬。萊陽水雹三尺。黃縣民家生豕有雙頭四耳。一身八足之異。竊恐封豨薦食。羸豕躑躅。竭蹶於奔蹙。

之苦支離於頭緒之多人之所惕天意徵焉可不先時預備綢繆山左之門戶哉夫募兵先須議餉餉何從處說者以爲新餉之當留也以其原爲禦奴酋而設也臣念遼師之仰需海運者甚急各府新編欲通融以濟海運未有贏餘而東省饑荒之後庫藏如洗別無堪動銀兩尋思本省額編甲丁等庫錢糧及紅花黃蠟等件或可量折一二年以佐軍興之急無已又有解部泰安香稅向因年荒香客稀少未能克額起解神明香火之餘似當留之本省以克餉兵之費至于解部助工銀兩皆屬可捐當此非常可惧之時

安得急土木以緩軍興重方物而輕疆土又安有香客望泰山而輸稅中涓執年例以求鋪墊者哉臣又念水兵與陸兵不同水兵必操演習熟纔可揚舫渡海衝鋒禦敵若臨期招募必不能遽集亦必不敢嘗試于汪洋巨浸之中招兵之議伏祈速賜 允行事乃克濟若仍置之高閣直待事勢危迫而後行臣之言臣能爲于可爲之日不能爲于不可爲之日是以東省爲孤注由此而窺徐兗以及淮揚河渠之梗漕運之憂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

王在晉盤獲奸細疏云奴酋之攻撫順清河以及開

原等處俱平原大陸騎兵其長技也烏用造船爲哉
造船則明思渡海將問路于水濱其情形易測也我
發兵以援遼而又運餉于海以贍援遼之兵餉集則
兵不餒兵不餒則防守固而奴不能卒得志于遼古
之用兵者師行先謀餉道其機關又易測也金蓋之
粟積矣只須奸細一星之火便可了丘山之積登萊
之餉集矣只須海中一旅之師便可絕三軍之命
中國之人怯而無勇緩而寡謀奴直弄之于股掌之
上開原未破而奸細先潛伏于城中無亾矢遺鏃之
費而成摧城陷陣之功奴蓋鬪智而非徒鬪力也我

之群力旣詘而群策又置之不用事急惟有調兵之
一着夫兵可易調耶兵一調而登萊之防守虛矣再
調而濟南之武備空矣今又三調以及青州而東省
險要之地閭其無人矣我之運官姓名防守倉廩官
兵車驢數目奴悉令人偵探然則登萊等處之虛弱
聲聞必入奴之耳寧不啓戎心以速挑其入犯哉今
兔兒馬汗等二十人臣不敢直信其爲奴酋之奸細
萬一有華人之降虜者與之同來則我不能識辨不
能識辨則不能擒獲內地之情形彼中無不悉知故
防夷丁之偵探易而防華人之偵探難奴酋之改元

建國孰非華人之教猷升本今之隱然爲我敵國者豈獨女直之遺孽哉故中國之防夷莫先於間諜我以間諜疎而有開原之陷覆轍在前何可泄泄不爲早計今以異言異服之人二十成羣且得泛棹南歸如入無人之境則華人之往來孰禁之孰察之而能使之不遁乎謂宜申嚴明旨敕遼東部院凡沿海地方船隻下海無容夾帶一人糧船客船回到登萊等處仍嚴行盤詰如有私帶人口本船從重究罪旣可以防奸細又可以杜私逃其于海防有裨矣

○山東發標兵二千援遼

周永春東人也晉馳書囑之凡東省所發兵收幕下得保全經畧檄取東兵三百往遼陽俱爲沙塲之骨矣

先是楊鎬遺遼撫周永春書云鐵嶺處極北城已空虛李如楨必不能守再有差池瀋陽當不攻自潰遼陽愈難保守竊意賊之所利者財物婦女耳如移鐵嶺人戶盡歸瀋陽瀋陽愈見克實移守鐵嶺兵將盡守瀋陽瀋陽自可保全鐵嶺但守畱兵以供啟閉傳探賊知之必不攻是不守之守古之人有行之者李光弼是也奴酋有旦夕犯遼陽之信不得不與賀副

陷鐵嶺

將挨次南移以便應援蓋開原失陷之易以有裏迎
外合之人傳言遼陽城中亦有大猾已面語守道急
捉此人于是調賀世賢劄虎皮驛李如楨回瀋陽人
民四散戍兵見賊卽走我兵已弃鐵嶺
七月二十五日奴酋從巳全堡入攻鐵嶺從寅至辰
城陷奴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一帶堅
城相次淪沒矣

賊攻鐵嶺參將丁碧開門迎敵戰沒遊擊吳貢卿
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備禦何懋官中軍張世祿
千總熊鑛劉慎王用中李如橘馬遇施恩陣亡千

總盧孔時手執鐵棍打死十數賊被殺指揮沈時
行撫安守堡蘇國觀指揮蕭進忠趙世勛楚尚儒
生員孟道重王之屏潘桂鄭之良鄭紹夔李培原
督防判官涂必達俱在城遭害千總陳所聞李天
培與賊戰重傷突圍而出當被殺殺擄官生老幼
男婦并開原及各屯避虜人口二萬餘初謂如楨
兄弟鐵嶺人以遼之巨族保遼之巨姓必効死勿
去乃如栢回京而如樾如榛如梓等一百七十六
名皆其弟姪子男或同族姻黨與如栢偕行如栢
所領兵有身家者盡行賣放鐵嶺之亡已卜于如

栢回京之日矣

時李如楨設防瀋陽距鐵嶺一百二十餘里賀世賢在虎皮驛距鐵嶺一百八十餘里世賢同卜向續等領部兵二千往揀路遇奴所借西虜兵千餘賢奮勇頗有斬級奴兵之在鐵嶺者多宿酒未醒宰賽與奴酋爭鐵嶺財物人口相仇殺李如楨割取奴酋殺死西夷首級一百六十餘顆報功御史陳王庭叅李如楨勒馬不進罪在逗遛掩敗爲功罪在欺罔當依律擬辟以爲異懦蒙蔽之戒王在晉報東省大旱疏云東省昔罹大饑人民逃竄

田土拋荒至今未盡復業舊額新編責成里甲賠補苦不勝言然猶望年豐歲稔借天造之贏補民力之誦孰意春夏亢暘田間無麥民情皇皇尚與秋苗刈割可需一飽也乃自五月迄今久晴不雨夏日之前熬萬榮憔悴秋陽之皜烈品彙焦枯間或徹晝風狂括飛塵而眯目抑且通宵炎燥熨微露以加乾素衣角帶之官僚徒勞捨地黧面頰顏之蒼赤一任呼天日今旱極蟲生幹枯葉萎或報飛蝗食稼或報異颶摧城花戶背井思逃里長泥門遠竄四十三四年之災復見閭閻億萬姓之命難存小民擁門赴告者蜂

湧磨至本省今歲之災所關不獨在本省而在全遼。登萊青濟之間無收則海運從何得餉。海運無餉則遼師何以得存。所係安危良非細故。又念往歲遇荒議蠲議緩議折今議蠲而新餉且加編矣。議緩而軍興且至急矣。議折而海運立需本色本色不繼雖輦金以赴遼陽而饑時不可以爲食遼之患轉深矣。舍議蠲議緩議折以外別無救民之術。誰司芻牧而忍牛羊之立斃耶。當是時也兵經三調北海之武備全虛民無二舖東省之人情騷動且帑如懸罄而欲搜括以招兵地成阨脫而思加編以益稅括船則遠通

淮海徧歷蛟宮轉餉則久涉波濤時填魚腹籍柔民而遠戍直同斧鑕之在前驅羸馬以從征不啻鞭箠之在後以遠方所未及者而齊首及焉以海內所不能兼者而齊獨兼有焉蓋以山左視遼陽原爲唇齒今急唇而先令齒之受病於唇之亡奚揀以三齊視輦轂近在腹心今剗肉而不顧心之受痛恐心之疾愈深以如水如火之施有轉熱轉深之苦乃蒼蒼之不憫而且降之割益之疾也恐憂不在強酋而在蕭牆之內有非臣之所忍言者矣。

山東撫院王咨查得山東除水驛外有馬驛站僅及

三十而大半當衝支撐未易十取其二已覺蕭索且於額派猶然未充合無于州縣民馬相兼揀擇但有馬則有草料有控馬之人則有盤費馬匹草料每匹日給三分計日通算約用銀三百六十兩有奇馬夫盤費每馬三匹用夫一名每夫一名給銀三分計日通算約該銀二百兩有奇已將前項馬四百八匹兌買完備印烙造冊逐一親自查驗俱各臚壯堪以騎用責令委官白鯤等押解于七月十五日起行前赴薊遼總督衙門查驗轉發施行

八月二日熊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

遇節坐營王捷鐵嶺叅將王文鼎文鼎抵任一日城陷非其罪也隨設壇躬祭清撫開鐵死事軍民拜賀世賢以勵敢戰○廷弼舉高出胡嘉棟佟卜年等爲監軍調各邊勇將勁兵以實遼陽○十三日逮楊鎬○北關報奴酋計搗遼陽盡僇朝鮮降卒以防內變○宰賽因鐵嶺陷引兵與奴酋爭鬪被執○廷弼叅李如楨十不堪願急調李懷信代將王在晉題奴謀截餉疏臣聞用兵者不攻其所守而攻其所忽強首蹂躪之後遼左已無堅城矣遼左之命繫於金蓋敖倉之積而金蓋敖倉之積懸於一線

之海道然則有登萊而後有金蓋之粟賊之睥睨金蓋側目以窺登萊久矣今登萊之兵甚寡且以援遼往船隻甚稀且以海運行欲撤載糧之船以防海則海運之糧數必虧欲將防海之船以運糧則海上之汛防誰守今日始議增兵增船猶爲緩不及事矧疏入未卽下部下部猶待議覆議覆而後招兵兵畏援遼未肯卽就恐邊塞情形急於風雨金州至登風幡半日秋冬風色係彼順此逆之時倘賊兵至而後借援于遼或撤回援遼之兵以自守卽御晨風以飛度可幾而及乎今爲姑緩之說者曰腥羶習騎水非其

長技也詎知烏龍江造船彼豈置之不用亦豈無人演習水戰更聞有江夷慣海肯爲効命我中華亡命寔繁有徒從古虜騎南侵皆緣南人被擄者思歸輒爲引導今南人之被擄者豈勝數計哉臣又查問彼中道路清河旣破之後自有一途可直達金蓋彼出其長技以攻遼而間發偏師以擾我我之力旣分則彼之攻益銳登萊二郡爲全齊咽喉之地爲天津總會之區爲遼左命脉之源登萊少有疎虞則全齊擾亂而金蓋之粟必虛金蓋倘有蹉跌則三軍枵腹而全遼之地不守臣願陛下毋以金蓋爲可忽以登

萊爲稍可緩也。抑臣又有說焉。登萊之粟。發運甚艱。貴同珠玉。金蓋之區。收糧甚緩。積如泥沙。計登萊之船運而未返者。尚有二百六十八隻。船歸旣緩。則發運必至愆期。今不謀金蓋之轉餉。而第責登萊之發糧。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思胸胃之痞塞也。萬一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船。且爲寇籍矣。國家欲飽全遼。必當嚴督車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爲萬全之策。如以爲陸行費鉅。不求多於陸。而求多於海。今歲山東大祲。尚安得有餘粒。以取足於一路之供億耶。海汛之當增兵。海運之當酌議。伏乞將臣募

兵處餉前疏一併。勅部酌議具覆。仍嚴勅遼

東經畧撫臣。分撥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路。預固金蓋積貯之區。則餉道無虞。而遼兵可資防禦矣。奉旨。兵部知道。前募兵措餉疏一併議覆。

在晉題臣受命。以撫一方。民有疾痛而不聞。上聞

臣之罪也。海內盡苦。加編而二東殆有甚焉。自四十年大饑。以後荒臯極目。白骨盈郊。皇上愴然動念。大發帑金。截留漕米。多方拯濟。今日僅存殘喘之民。皆皇上再生之民也。活命雖及。三年元氣甫能平復。流徙空存。版籍田畝未盡。開荒責里甲。以徵

額賦通里不勝賠賾。又從而按數以加新餉焉。靡草
經霜益之。冰雪其能有起色耶。且加編以爲遼也。而
齊之受困于遼。則無所不至矣。行伍爲遼而空。帑藏
爲遼而空。郵傳之馬匹。民間之丁壯。爲遼而空。今并
里社。揀饑保赤之倉穀。亦欲爲遼而空。虜至而登萊
之防禦。與遼陽同患。虜退而登萊之轉運。不得與海
內同休。天下所共苦之征調。東省全受之。而不遺。天
下所未經之海運。東省偏受之。而獨苦。臣竊謂勞難
獨任。苦亦當均。東省旣爲海內擔輓運之勞。則各省
當代山東任加編之稅。此亦王道無陂之言。經

國至平之論。東民所不能控訴。而臣代爲之控者也。
王在晉題臣奉 上命委以東方。東方安危。臣任甚
重。臣憂慮甚殷。皇上旣委臣以土地。必與之以守
土之人。必與之以守土聚人之財。乃人財兩匱。海內
有如東省者耶。東省與遼相望。靉陽斜對登萊。旅順
至登州。止半日之程耳。賊如繇遼。以及登萊。則東省
爲隔。虞之號。賊如越遼。以窺海道。則登萊爲襲。趙之
井陘。當遼左之被兵。唇齒之邦。已受池魚之禍。及開
鐵之旣陷。門庭之寇。益懷厦燕之危。臣是以封章屢
瀆。而按臣陳于廷。亦兩疏繼焉。臣以爲東藩重地。

右拱神京必朝奏。聞而夕報可也。孰意彌月尚成築舍耶。兵法有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遼兵之敗，不伐謀，不伐交，攻城且不能守，是為最下賊之廣布，奸細窺我餉道也。謀著矣。東西虜之合併而攻也，交成矣。謀著交成而不知其所攻，危哉。計事之疎也。昔鵠岸之役，楚無備而吳有功。汝清之役，吳有備而楚無功。兵之貴於備也尚矣。諸葛武侯曰：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故有患難，君臣盱食而謀之。今之所云盱食而謀者，安在也。如謂賊詭虛聲，使我之無不備，則虛而為實，實而為虛，在一轉念間。我何所容其把握哉。臣按登萊之形勢，據道臣陶朗先開報：登萊各口周環繚繞，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遙在海中者約三千里，而遶登屬極衝，不下五千餘處；萊屬極衝，不下三十餘處。每處不能派船二隻，每船兵不及二十名，未足當往來哨探之用。焉能禦大敵乎。今遼東見在兵馬與續調出關者已逾七萬，尚望風奔潰，寇至不能為片晷之相持。東省之兵原不及各邊之一二，而乃與各邊同調遣也。單而益單，弱而又弱。如厝火將焚，乃先撤水。比至燎原，不可撲，而後望水於西。

江不亦晚乎。緩視登萊者大都謂虜不習海不知奴酋近造巨艦繫以長纜餉道一通往來如織揣彼之意蓋欲投鞭天津問渡江淮非但窺登萊而逼青濟也。宋建炎四年張公裕引大舶擊金人於海此後今春公蹈海如履平地誰爲虜不習舟之說誤乃公事耶。夫奴酋之強較倭遠甚昔年患倭此中隄防百倍兵陣嚴密劔戟森羅設將添兵筭無遺策今以汰存之兵赴調援之令遺下疲軍懦丁無裨於用東省之危如一髮之懸九鼎可徵望奴酋之終不犯哉。都城有緩急將待援於山東今以東省之孤弱進無

入援之兵退無自完之策腹心有急如手足痿痺之人不能運用惟聽人之加侮而已。皇上不付山東

於一擲容臣移咨閩浙撫臣廣募海上善戰水兵打造堅厚船隻酌量添設叅遊守備等官分布要害增募陸營勇健兵卒以壯軍威奴酋奸細聞之必消聒覘此伐謀而先戒備之善經也。臣見遼事張皇陷一城則思調一方之兵馬萬一東省有警不識於何方調遣且臨期調遣何救於事。臣請與當事者約如臣之議添兵設將地方安危臣任其責儻不行臣之言置海防於不講撤重地於不顧異日有不可知之事。

臣不敢任其辜。臣之所以爲東省謀者，思過半矣。若三諫而不從，不得不以朝廷之地方聽朝廷之自爲計。臣力無如之何矣。

在晉乞減海運，疏云：遼師待食於海運，海運待給於登萊。登萊二郡產穀幾何？於是又議及沿海州縣。乃州縣之沿海者，青、止、四、縣、濟、南、一、州、四、縣耳。此九州縣產穀，又幾何？當海運之初，開正直年時，之豐稔，登萊積粟，急於易價，民間蓋藏盡發。此時但憂無船，不憂無粟。然而初議歲輸十萬，前撫臣李長庚猶感額憂之。今船之難致如初，而海漕之餅壘幾盡矣。沿海

州縣行令應納錢糧，俱改本色起運，人情囂然。蓋新舊遠餉各屬，多不過數千鎰，一人挈之而趨，掣批卽可了事。今責以千萬鍾之汎海，抵海則多方以募舟，登舟又守風以泊岸。船戶旣多，侵折糧戶又苦賠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間之粟，湏籍天生地長。天地不能生長，人力其如之何。今歲登州及青、濟、沿、海、州縣多苦旱，無禾則輸粟之難，不獨窘於人力，亦窘於天時矣。以枵腹之軍，控方張之虜，餉臣急餉，臣亦急餉。餉臣願加倍，臣亦願加倍。斷無秋毫之抵牾。致議論之枘鑿。但據目前事勢，如淮船不可多得，而造船

於遼。遼人驚竄不可得船。又轉造於天津。往來跋涉。每成画餅。則括船於海。可不謂難乎。餉船開洋。海颶不常。驚湍靡測。深則虞汨。淺則虞礁。守伺動經旬月。生死立判。須臾近且慮戎心睥睨。運途中梗。駕船於海。可不謂難乎。開鐵旣陷。聞風破胆。北人每思南道。南人不敢北渡。淮南惟恐畱船。如脫網之魚。遼商惟恐被兵。如駭弓之鳥。商途阻塞。招之不至。則通商濟運。不亦難乎。運糧遠涉。不能朝至而夕收。返棹歸來。或致此回而被逗。姦弁動索折乾。以欠作收。其或索之不得。以收作欠。甚而攙水和糠。經風曝日。欲掣批

交卸。不亦難乎。有此四難。人思退縮。且田間無米。市糴難招。昔以米豆多而憂腐爛。今以年歲歉而窘徵收。卽仍前以充十萬。猶或難之。欲加倍望糧於東省。恐不獨臣以爲難。卽餉臣亦自知其難耳。然臣不敢自諉其難。督率群屬。勉期及額。且與道臣多方區畫。以圖不孤。皇上之任使。第願主計者毋局。臣以二十萬之數。臣亦不敢自限於原議十萬之數。銖積寸累。儘臣力量之所能爲。儻或庶幾。以如前議。臣不敢自居以爲功。如力不可勉。數不能充。亦望截今歲之贏。補將來之乏。蓋臣督群屬不得不嚴。嚴則期於集

事調小民不得不寬。寬則可以奏功。通融於彼此盈縮之間。劑量於人情甘苦之際。庶臨期可免捉襟而遇事無虞掣肘矣。臣又思餉遼長筭。陸運取必於人。海運待命於天。人可必。而天不可必。以可必者爲經。以不可必者爲權。勿因陸運多費。而遺其所安。勿因海運偶利。而行其所不測。水陸並輸。亦經權互用。久暫可行之法也。伏祈 敕部酌議施行。

北關
二十一日奴酋佯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老幼被擄挑壯丁九千餘名分隸部下。八將

上以遼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總督汪可受回籍。○命李懷信刻期赴遼。○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朝議瀋陽不可輕棄。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遏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爲質。且連煖兔諸營。持諭帖激炒花虎墩。啖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 帑金二百萬。奴酋連破開鉄兵益強。生擒宰賽。鈐制煖兔炒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視遼瀋。直几上肉耳。

部議罪弁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
遼諸將多扣餉自肥遼左爲甚經畧特斬遊擊陳倫
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借水爲防○戶部李
汝華請發內帑○周永春題鎮江爲朝鮮入貢必繇
之路又登萊之咽喉金復四衛之門戶也臣前疏有
云奴以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奇兵由寬叟趨巖
岫四衛立潰而海道必絕伏乞 勅部將應添兵將
卽刻議覆不然鎮江不守而朝鮮決難自存開鉄失
而北關亡非殷鑒乎○閱科姚宗文訪金台失有男
得力革羈奴酋寨得力革有二女以四千金恤之

起事

義卹而開釁招議
見首卷南北關下

九月戶部先奉 旨張燁馬堂胡濱丘乘雲潘相徵
收分進內帑及解工部助大工稅銀暫解戶部一年
以充軍餉募兵之用東撫王在晉請留解部稅銀以
充調募兵餉凡解監之稅係進內錢糧外省不敢請
久之報可

東撫王在晉請罷臨清及六郡包稅云邇來遼事告
急 皇上准留稅銀一年并已徵在官未經解監之
稅解部應用詎獨司農稍釋攢眉抑亦中外共欽
明聖 臣方幸留稅以接濟軍興如飢者得食而忘其

噎敢因噎而思廢食哉。無柰天降之割久旱泉枯商
塗盡絕漕艘數千沮塞於臨德之間外水篙師柁工
動集數萬人皆矯健猛鷲慣集江湖擄生亡命旗船
久泊工食必虧釀成竊劫勢所不免月來河漕二臣
暨監司府縣人人胼胝河濱倉庫獄囚屬之厮役看
守臣爲是憂心惶惶旣虞蹈海之夷乘虛直擣又虞
乘船之寇聚夥成羣晝則籌及調兵轉餉之艱夜則
慮及斬關平城之易如坐針負棘寢食靡寧夫漕河
一線之水舳艫橫梗帆檣如織卽游鱗不能潛躍安
所得商船來往以問臨清之稅哉。行商屏跡而徵坐

賈坐賈日稀而徵行戶。彼行戶者藉行商以爲轉運
者也。辟之澤竭無魚而取償於網罟其爲不得之數
可知。矧鈔關旣抽一倍。有司又抽一倍。有十羊九牧
之繁。一兔二皮之苦。利微則商自散。商散而利益窮。
以此抽稅如眼底追風。空中捉影。徒托之想像而已。
至於陸郡虛包代納之稅。言之真有不勝流涕者。濟
南爲山左首會繁華宜爲六郡之冠。臣一入省城但
見蓬門塵閉烟火晝稀。敗屋垣頽風雨不蔽鷄豚不
入市。安問珍奇。藜藿未充。腸孰餘布粟。人懷雲漢之
歎。半入流亡。家有采薇之風。盡悲調遣出郊一望百

昌委頓滿目枯焦地徧沙黃野無草色據所屬開報
斗麥一錢一釐斗豆一錢二分菊秫稔粟之類比常
價增二倍近河市鎮因水源淺涸而賈販不通沿海
州縣恐海運留船而商舸久絕貧民食其土之所產
土已無毛官司徵及田之所出田俱板瘠本方原無
百貨何從得稅所謂包稅者稅之負擔及稅之酒腐
飯店草履木杓一切瑣屑之物向雖議減總未蠲除
夫畜馬乘不察鷄豚豈以萬乘而侵當壚荷蕢之利
哉。往如癸巳等年海氛甚熾東方所憂者兵耳而未
及荒兵猶可支也。乙卯等年人類相食東方所憂者

荒耳而未及兵荒猶可捄也。今兵荒並集爲百年未
有之時而搜括與加編並行又百匱難支之際照田
以徵額賦逐戶以課人丁如炊骨熬脂不勝痛楚尚
可責以無根生葉無皮生毛以斃殘民于杖下哉。不
請命而待征臣有所不敢不罷征而強索臣有所
不能若瑣瑣于草履木杓之無遺是以王臣而行稅
監之事臣有所不屑自權事興而東省撫按諸臣言
之至懇唇吻之幾敝然言稅之有害也而未言稅之
無利也言稅之害民也而未言稅之害官也言稅之
害政也而未言稅之害國也何謂無利山東十歲

九荒屢經具題蒙恩蠲免。或小民逋欠除解部解監外貯司幾何虛名徒存。有司或借此而科徵實害匪淺。窮民皆因此而失業。稅之有害而無利也。明矣。何謂害官府。佐輪委管稅如避湯火欲取盈則叢商民之怨而終不能以及額。欲短少則來上官之察而卒不免于譏評。通判柯時遇以遣戍行張體嵩以叅論處萬言策以降謫去任諫辰以考察罷王藿朱朝臣以掛議黜州判高擢以問罪斥通判崔一龍且因而畢命焉。夫人之愛官未必輕于愛利。一經管稅什無一全。亦以商少稅稀求全無計。非多官盡爲染

指也。卽欲染指而臨清鈔關之底簿可查。此北過照票重抽何能尅減。人雖至急何至以官殉利甚且以身殉利則稅之害官也甚矣。所謂害及于國者臣請得而竟其說。臣嘗讀養生家言元氣足則諸邪不入。元氣耗而後疾病乘之。耗國之元氣者抽稅之一事也。權事興而天下之財貨半歸于大內。半歸于稅璫。稅棍民間膏血陰蝕無餘。如人之一身四肢枯槁其閼血壅積處遂釀結腹心之疾。於是王居有無盡之藏。司農無應急之策。海甸極困憊之狀。邊塞示凋索之形。盜賊生窺伺之心。夷虜肆憑陵之患。

國勢之不支。全受病于民窮二字。而民力之告竭。全受病于聚財二字。外者悉入。則禍胎隱隱。務批其入之根。內者不出。則錢神淘淘。自尋其出之竇。蓋泉滿必溢。水壅必潰。活物而死。錮之錢將效其靈。怨取而權享之神。亦售其巧。聚無不散之理。窮有必通之時。乘其欲散。欲通而我啓其鑰。散之以爲恩。任其久闕。久壅而益嚴。其肩積之乃成禍。何者。天之生財。止有此數。自愛其有餘。而又求人之不足。則有餘益見。其有餘而不足。愈憂其不足。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丘民肯自安于不足哉。至于丘民不司其權。而致四夷

操其權。悖入之禍。愈烈。悖出之患。更危。所謂聚財之爲國害者如此。聖心誠能悔悟。拔去二十餘年之病根。可保二百五十年之大業。滅奴制勝。保國安民。必以此爲急着矣。

疏入久閣。忽于除夕得旨。稅留東省餉兵。此不罷之罷。廟號所以稱神也。

廷弼奏曰。臣至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爲畿陽。南爲清河。西爲撫順。北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

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兵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此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叆林箐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堅海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

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畧也○以故南關齋指揮

王世忠爲遊擊風示四夷

世忠居薊鎮土人不能容比在晉經畧論衆安之

十月奴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仍約日截運

餉○大同遊擊焦垣領兵八百援遼至懷安兵夜變

垣縋城遁衆兵火索守備竇承憲單騎行亂兵中諭

之譁始定○經畧檄總兵柴國柱屯虎皮堡以糧價

撤回就食○奴酋遣其婿好里於斗議和于朝鮮○

在晉上異風修省疏內云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

夷之氣如舟船旛旗颺風揚沙北夷之氣也今東牟

赤地空嗟浮海之槎北海空營更切防夷之警天以

異徵譴告明惕臣等之修備而無兵無餉又懼無民觸藩之羝不知所自遂矣

發青州兵援遼巡撫王在晉題青兵盡調僅存四百彼處如安東海口濤洛兩城石舊海口北海塘頭寨海口幅員寥廓處處皆當險要之津而行伍極虛在在盡惕烽堠之警臣於東兵三調之後悉照戶部近日題覆登營標營俱以舊糧召補原缺然虜患陸梁須照往歲防倭兵額稍足支撐即青州一處往歲軍兵七千有奇今豈一千四百人所能分布者臣等查宋時兵制有沿海水軍馬軍騎射威邊安東水軍

壯武東南道巡海水軍密布如星然自天會五年十二月金右副元帥宗輔徇地青淄敗宋將李成於淄州六年正月丙戌宗弼破宋鄭宗孟軍於青州癸巳克之癸卯闔母克濰州甲寅宋將馬括兵次樂安宗輔擊敗之十二月撻懶執劉豫東土陷於腥羶勢如破竹僞齊衡命寇履倒置讀宋史恫乎有餘悲焉今豈能如宋室之兵制哉矧宋未嘗通海道而今且開門以揖盜也夫虜非不能行海者也金人時獵於海島爲以漁以畋之區完顏亮自將三十二總管兵由海道徑襲臨安海固其坦途耳虜亦非但能從陸者

也。金人分道入寇，史不勝書。兼習騎習舟之勇，東西牽制，兵再渡河而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扼吭而死，然則併力以固一隅，抽兵以弱諸路，豈稱萬全之完策哉？臣等添兵之疏再奉明旨，無敢多言。然臣不言而或以不言竟置之，卽有觸山之力，倒日之誠，亦不能驅風逐影，以制強酋之死命。何不分遼陽之一旅以固遼陽接壤之區，而付海岱雄區於一擲也。

朝鮮國王奏東賊旣陷開鉄旋吞金白專窺遼陽而或慮小邦之掣其後必欲先專蹂躪賊之朶願最爲

兇慘況天朝之寬鑿鎮江等處與小邦之昌城義州諸堡孤邊甚危所在要害險阻賊必洞知若從鑿陽進鴉骨關取路遶出鳳凰城裡其間旣無關隘之阨一旦長驅或犯寬鎮一帶或捨小邦昌義等處則各地方無暇櫻壘而遼左入站外江東一城彼此隔斷無復唇齒之勢盡爲豺豕之場言念及此待寇至而策應則遠水無裨于近火漏卮難沃于焦釜此小邦不遑嫠婦之恤緯而惟以誤邊境牧圉爲憂者也伏乞請發大兵來住寬鎮等地仍與小邦迭成犄角以重關防之鈐轄以絕狡虜之窺伺如或賊徑侵小

邦更請遼鎮發兵來援等因奉
聖旨朝鮮告急應調援兵該部作速議覆

遼事實錄卷之二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葛父較閱

未^巳十一月御史彭鯤化言抹遼之策有三一曰速充

國之疏七日報可事動經年人患其遲一曰實宣和
之詔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也一曰斷宋雖議

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斷疏人不報○漕運都御史
王紀奏淮船搜括已盡蓋沿海人戶每造一船費可

數百而官府額價不及百金輒稱催募又非平價人
難樂從○贛畫劉國縉所募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

名分發鎮江清河防守一時逃散殆盡○遼左大雪

多凍饑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
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

時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有奇糧
一百八萬石馬九萬疋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
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
七萬四千頭人糧牛料等費共一百三十六萬五
千七百九十九兩

奴擁衆入龍潭口結煖炒虎兔諸酋且往開鉄馱運
窖粟○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
色甚異○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本令黃把兔等謀入

犯朝鮮亦報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結
連蒙古煖炒虎兔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
江告急

東撫王在晉題齊遼接壤戍於遼者待食於東省官
於遼者帶銜於東省休戚相關安危相倚遼之事卽
臣之事也運官傳來遼報更密於京邸臣有概於
衷久矣謹摘陳十要一曰嚴海禁臣見經略熊廷弼
疏云營兵逃者日以百計五六萬兵人人要逃營營
要逃雖孫吳軍令亦難禁止又民心無仇賊之義瀋
陽已逃盡遼陽先逃者不復返見在者不能保其不

迓夫遼非四達之途也。山海關爲咽喉。守關而迓者。安能飛度。然則軍民之迓。將安之耶。迓於海耳。自海禁弛而遼人無固守之志。土兵不肯守。而募客兵。客兵又不能守。而調各路之兵。土兵豈不畏死。賊至而不肯相搏。以瀋陽爲死路。以海爲生門。開此徑竇。足以亡遼矣。然海禁所由開者。以通糴也。今齊淮諸商望遼。則覓搖神蕩。而遼人之望齊淮。不脛而思走矣。然則弛海禁。祇便遼人之遯。何濟於遼。查往疏亦止云。暫弛不許夾帶私貨。以杜通夷之竇。豈部臣亦預占其不便耶。南宋嚴禁閩廣淮浙海舶商販。慮爲金

人嚮導。在昔已然。及今禁戢。猶云晚矣。二曰緊盤詰。海禁嚴矣。曷云盤詰。他船可禁也。運船不可禁也。臣自入境。嚴檄登萊運船。不許夾帶。凡回空一。一查覈。然與其盤於抵岸之時。莫若盤於下船之日。運軍得錢。何人不可攜帶。何船不可裝載。一登舟。開洋。島可藏也。朝鮮可往也。江淮浙直閩廣可通也。何必登萊。此船不往。有他船接遞。何必登萊之運船。藏於島。則爲盜。入於內地。則爲奸。細散於江淮等處。則爲逋。迓之民。奴酋之耳目。遍於海外。心腹布於域中。可往可來。孰禁孰止。八月間。兵部疏。已有出關軍士。從山東

海船逃散等語。然則金復海蓋之間。定當嚴飭監司。於運船回空開洋出海之際。查驗腰牌面貌。放行倍加緊切。有夾帶一人南行者。坐以重罪。則遼人有守土之志。客兵漸銷。而奴亦不得縱奸以窺內地矣。三曰。守金蓋。今之策。遼者謂遼陽宿重兵。分布已定。可扼吭而拊其背矣。獨不觀項王之守雍塞乎。雍塞守而漢不能東。項王以爲可高枕臥也。孰知淮陰侯信走故道。襲雍。而章邯司馬欣董翳之師皆潰。三秦傳檄而定。今奴酋之距金復海。蓋明明有正路。非若故道之爲紆徑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襲海。

蓋則遼陽必不能兩顧。又如以重兵攻海蓋。遼師自顧其積聚。不得不發兵以救援。兵出而彼以輕師掩擊於途。遼兵畏奴如群羊。遇虎勢必奔竄。遼師潰而金蓋亦與之俱潰矣。奴兵每入犯。不能齎三日糧。故食盡則奔。到處搶掠。貨盡則奔。今以四衛之沃饒。踞我如山之積。此處可久駐以窺朝鮮。躡登萊。絕糧道。遼兵餒而遼陽非我有矣。今金蓋雖添設道將。調戍兵馬。不識道將何時可到。兵馬何時可集。賊來如風。雨。寅不待辰。似應嚴勅經撫二臣。就近分撥。截其來路。防其奄至。多樹兵以爲犄角。添備以爲應援。全

金蓋卽以全遼陽數十萬人之命。亦以保登萊天津數十萬鍾之粟。勿謂遼陽爲獨重。而視金蓋爲緩圖也。四曰固山東遼待食於東省。東省固則遼安。東省足則遼飽。矧登萊爲江淮浙直之襟喉。而清德爲水陸舟車之孔道。扼要路則可以保障東南。列營屯則可以應援西北。今括枯地之毛。以供海運。又竭窮民之髓。以益新編。兼海內諸艱駢集之勞。當諸路紛至沓來之苦。夫遼陽與山左非有星淵之隔也。攷之綱目。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泛海至登州。賣馬。漢人馬植馬政高藥師呼慶。自登州由海道通金。金人遣使

入宋不絕。後使李善慶泛海至登。約宋攻遼。故道甚習。蓋由登近而由山海遠也。今以八萬兵守遼陽之一城。而以新招九千兵守山東之百十餘城。散如著面之黑子。浮爲滄海之一粟。然兵雖撥矣。船器於何辦。盔甲於何造。兵以實數加添。餉以虛名相應。如乞食貧兒。猶持空鉢。一日無糧。兵不可聚。臣安得有點金之術耶。再照旅順添兵一萬。無非爲保障登萊。護持運道之計。查旅順係一小壘。恐不能容萬人。虜如截糧道。則直抵海州。從海州直抵皇城島。不必遠繇。旅順虜如乘風而犯登萊。旅順之兵不能揀援。且虜

之犯金蓋也。從陸而水兵在船，有難接應。旅順汎地止及皇城島五百里之內，未能護持運道。登萊形勢蜿蜒海中，面面皆海，須得水兵防禦。今水兵調發遼陽，而新募之兵皆陸兵，非水兵也。合無將旅順萬人分其半以泊登萊，與旅順兵互相會哨，則長鯨不敢跳躍，聲勢遙連金蓋，而山遼可恃以無恐矣。五日餌西虜以中國攻夷，則我弱彼強，偶詘而我當其害。以虜攻夷，則地醜力齊，彼損而我受其益。故或激之使怒，兩斃而收卞莊之功；或挑之使爭，相持而收漁人之利。今建夷滅北關，而犬羊起狐兔之悲，腥羶抱

寇讐之憤，東激抄巴西，結虎慙，使之攻殺策之最上。不待智者而後辨之也。邇聞黃台吉差通事代叩願將精兵七萬再起虜兵十三萬與中國出力誓盟擒賊，我不能犒勞而聽其與建酋相通，奴與虜和而遼之患滋甚矣。夫開鐵破瀋陽虛，而賊不卽攻，非真惕我之威也。北關雖平，衆心未附，能制金白之命而不能結西虜之懽，恐強胡之議其後也。今以開鐵擄掠之財，厭虜部貪饕之慾，取之中國者，還結黨以攻中國。彼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有引類呼朋之勢。始投我而我不收棄之，以資敵欲殺彼而彼反納逼。

之以操戈。坐失事機。害將益熾。竊恐河東之棄地。盡
為群胡秣馬之場。前門之虎方來。後門之狼復進。與
言及此。真堪太息。國家雖空乏。何有於數十萬金
之費。有如夷虜交訐。將來所費。十倍于此。可不及時
聯屬諸虜。歸我戎索。以從撫臣之請哉。六曰保朝鮮
朝鮮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蘇常相對。欲犯登萊天
津。由朝鮮為最便。天護神京。亘此一國于汪洋大

海之間。其在建夷。則門庭之敵國也。往金人入犯。必
先結高麗。高宗卽位。慮高麗與金人通。命迪功卽胡
蠡使高麗。以間之。又令浙東總管楊應誠諭高麗王

楷。楷不受詔。歲朝賀于金。金史每至。必書其為南北
所重如此。今朝鮮以一萬二千人死敵。而我僅以萬
金恤之。以數錢之銀。易一人之命。我之恩。未能使之
懷。而奴之威。反能使之惕。建酋懼朝鮮為心腹之患。
必稱兵以去其所忌。恐金白旣亡之後。卽及朝鮮。我
不能畢力以固其存。而且嫁禍以速其亡。萬一朝鮮
轉入于建酋。則登萊失一面之藩籬。而江淮浙直。添
三面之敵國。此其所關。中國之安危者甚鉅。須持
危定傾。多方存恤。練舟師于鴨綠。可遏烏龍。新造之
戰艦。演士馬于玄菟。可備王京不時之寇患。保朝鮮

卽保我封疆既不失同患相憐之誼又不失以大字
小之仁。在朝鮮必感恩圖奮。奴亦不敢長驅以忘內
顧矣。七曰先激勸自奴勢狃狎而遼左摧城棄地損
將捐師。國朝二百五十年來有此勁敵乎。彼東倭
西播有此屠戮敗亡之慘乎。曩議恢復朝鮮者。封伯
爵賞萬金。滅奴者當議通侯之賞。而僅僅拘泥常格
彼李成梁何以封伯而不以賞成梁者。賞滅奴之人
也都督劉綎之赴援也。臣任江西布政力爲趣行。家
丁無糧。括帑以贍之。在途乏食。又解銀以給之。乃千
百壯士以隨行。僅一孤嫠以返舍。身塗草莽。悵馬

革之何存。血染黃沙。飽狐狸以充腹。當其深入也。破

奴數寨見。中國之有人及其身沒也。川兵二萬獨

當關而可恃。忠勇如斯。勞勩如斯。尚靳半通之。綸。

未聞萬戶之賚。無信賞。信罰之成。規釀可述。可降之

敗局。何以慰九原而拭三軍之涕淚乎。臣屬都司周

義原非海上練兵之官。以義切急。公勉之。使赴委領

登州水兵出關。應援清河失陷。人民一空。獨賀世賢

周義徐九思三人死守本官。似非畏縮者。寬奠喪師

以原奉將令。劄營搜山護糧。不卽應援。致被查叅。未

聞部。覆革職。今竟以新官補缺矣。俸廩旣難重給

公署未免那移行者如在途之馬望萬里以奔馳居者爲失巢之鳥繞三匝而無托夫廢官尚圖起官見任忽爲原任臣憐其妻子啼饑安得無一言爲義剖明出處也其他非臣所知者臣無敢言臣不忍負緹負義而已八曰恤軍士客兵與士兵不同客兵者撤妻孥離鄉井非應募則調選而來者也計歲月而懷歸望天涯而念別人情乎我必如家人父子聯爲一體而後可以結其心亦必衣食豐盈勝于故鄉而後可以用其力今也靡室靡家載饑載渴朔風凜烈九月誰爲授衣異域淒涼兩歲不關家計進則強奴之

暴畏犯其鋒退則尚力之劔必加于頸開鐵成鬪

骸之塚遼陽分人鬼之關乃漠漠悠悠誰爲顧恤西兵抵通尚聞露處征夫枵腹徒令風餐且新兵之餉儉于本地之糧誰肯辭本鄉之有餘就他鄉之不足饑則思逃恐東方之狗鼠滋繁極則思變若涇原之菜餒可鑒臣不暇憂夷虜而深憂禦夷虜之兵當事者弗以臣言爲孟浪也九曰廣官僚昔播酋楊應龍肆惡一州堅距海龍固自守之虜耳乃官軍分爲八路督撫設有四員監軍督餉紀功司道十六員監紀府州縣官十員兵馬三十萬而會計川湖貴費止

二百三十八萬七千餘兩。何兵多而費省耶。上之有督撫按監臨。次之有司道稽覈。下之有府州縣經管。官多則各持其柄。而無所營私。人聚則各獻其奇。而可以奏捷。遼陽用兵。支餉紀罪。核功四院。不得不委之司道。司道不得不轉行府佐。此二三同知通判推官。又多科貢出身。限於資格。賢者不得盡展其材。不肖者或因之以爲利。繇是錢糧積而收納不能。以如期。軍民竄而沿海不能以偵。營委多金於泥沙。滄海有尾閭之洩。暴白骨於原野。沙場有夜泣之冤。向使遼左不設撫臣。則河西之地亦俱化而爲夷。今東隅

雖成缺陷。西路尚保封疆。則設官之明驗也。至於天

津爲畿輔門庭。亦宜添設重臣。握兵北衛。神京

東捍旅順。布置密而後可。遏乘虛之寇。山遼兵勢亦

相聯絡矣。十曰防冬。令防倭。以春防虜。以秋今云防

冬者。何也。因南人之畏寒。知北人之喜煖。今冰雪將

凝。人以為虜怯冷也。凍滑而馬不能行也。夫然則部

印可封也。兵防可追也。孰知倭虜入犯。以時而建夷

入犯。無時先臣馬文升疏云。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

兵分三路。以備外侮。竊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

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

人馬可行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
驗未聞冰結之時虜兵不犯也再查宣和七年十二
月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北邊諸郡皆陷靖康元
年正月金人犯京師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沖
兵盡潰壬子攻通津宣化門十二月閣門祗候侯章
齎蠟書詔盡發河北兵建炎二年正月金人犯東京
三年十一月兀朮入建康其在東省金人徇青淄粘
沒渴取濮州陷德州撻懶侵濟南皆以十二月窩黑
陷濰陷青皆以正月總之強寇方張須切震來之懼
四時叵測皆非豫樂之時今賊來洶洶手足便見張

皇賊去嬉嬉上下同耽燕逸洞觀往事可不念清河
撫順開鐵之危而忘臥薪嘗膽之恨哉茲十款者言
出傷時論多觸忌一矢口而尤悔隨之然臣爲國
爲地方身且不顧又何知臣罪臣者之爲介介也至
於閣臣叩闕天聽轉遙司農仰屋軍興罔濟言官
落落蹇諤無以效其忠卿貳寥寥官守多至曠其職
營衛向俱未練富民幾致一空埒國事如弁髦視
邊警如兒戲倘明知其要莫之果行時事安知所底
止哉伏惟聖明爰采設誠而致行之疆隅幸甚
王在晉題留新餉疏云東省議留新兵九千較之防

遼什之一。較之防倭四之一。地面廣而兵卒稀。何能
布置。然臣極知地方貧瘠。經費艱繁。得此稍慰其無
聊。暫安於姑與。擬將州縣新集之兵。方多簡練。海上
無能之將。漸次更移。庶幾整頓軍容。旋修武備。不謂
餉兵之費。乃結尾於香稅也。夫香稅如有十餘萬之
多。前此置之何用。至今日乃充兵餉耶。自遼事興。利
孔百方搜括。前此何置之不談。至今日乃驟然充長
耶。臣等固知計臣之無已。非計臣獨精於策遼。而忽
於策齊也。然而兵與餉相為有無者也。有餉則有兵。
無餉則無兵。此不可以虛語相加。亦不可以奇策相

難。泰山之有稅。經手者非一官。稽查者非一處。委官
報州。州報府。府報司道。司道報院。委官之作弊。臣等
不能保其必無。如以極多為少。極有為無。臣等亦諒
其不敢。一經開報。俱有文冊為憑。孰得而故減之。凡
百支銷。俱有卷案可據。孰得而故匿之。香稅多。不過
三萬。而支額乃四萬。有奇。出浮於入。收儉於支。本省
徒有香稅之名。年來反稱貸以補額。支之數。倘不以
臣言為信。司冊具存。臣一函送部查覈。夫安得有贏
餘以充兵餉哉。又安得有十萬以足九千兵之歲饗
哉。山左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人亦知其所處

之艱。然孰察其難言之苦。與之以石田不可耕。授之以餒僕不可使。安得不呼號。君父以希一體之恩。萬一呼號不應。事至危迫。安知不轉爲求無不得之時。臣等不能爲檀道濟之量沙。寧不效申包胥之墮涕耶。本省兵餉無煩再筭。只得分新餉之半以濟遼。航海爲兩顧之計。存新餉之半以養兵。守土爲自固之謀。蓋州縣招選之兵原題於加編地。畝銀給餉。而今日留用之兵固山東卽所以衛京城也。山遼一體並重。畢天下之力以全遼。遼尚不能以自立。留齊之餉以存齊。齊尚出其餘以爲人。以連歲不登之

齊民不堪命之齊人。已兼顧其所以爲國家效力者至矣。盡矣。倘舍此不從而徒托空言以飽士臣等。卽能以添兵之令還之。朝廷而不能以旣集之兵還之間里。兵不可弄。內患且虞。其決裂詎遑計外寇之加侮哉。伏乞勅部酌議將新加山東遼餉二十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兩零扣留一半於本省養兵餘濟海運施行。○夷丁兔兒馬漢等二十名逃匿黃骨島居人岳善友家。催覓漁船送至天津。誤送登州。被獲巡撫王在晉題請行經撫二臣嚴加防範諭禁覺察。

十二月王在晉題減免牛隻疏云人身之有指臂也愛指者必不傷其臂衣之有表裏也禰表者必先健其裏遼左之與東省猶指之有臂而衣之有裏也論疆隅則彼此並重論安危則彼此並急無丸泥之可封有一葦之可渡今之緩視齊者猶之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故謂之安而不知火之將及也自遼受侵而齊之迫如救焚紛如治絲有一不與遼同患者乎無兵而以為有兵兵之赴調者數無餉而以為有餉餉之轉運者繁無財而以為有財財之搜括者盡且請兵而留無餉之兵加賦而科無

田之賦齊事之難若此籌國者亦宜憐而少寬矣柰之何而有一萬二千牛隻之加派於東兗也夫東省從四十三年大饑人類相殘天親不保米粟盡而烹頭畜頭畜盡而剝草根樹皮草木盡而啖及於人相食而父子夫婦恐供嚼噉饑民圖猶在御前豈民間尚有牛隻乃舍牛而食人之肉耶四十四年又荒臣查兩院會行亟撥耕牛召佃而牛種已盡乃動官銀於他處買牛給散而領犢甚稀兩年來牧養幾何孳息幾何田畝之拋荒者未盡闢人民之逃散者未得歸東省之多荒田匪獨民稀之故亦以有田

而無牛之可耕也。今歲之荒東，究幾成赤土，牛無草料，半歸餓死。民間正苦無牛，朝廷忽有括牛之令。此處之牛既稀，他方之牛必貴，不得之本方而欲買之他方，且他方亦買牛起運，安能買別省之有餘給東省之不足？庄家即稍畜牛隻，一聞括牛，恐官法之苛取，必將盡化為烏有。無牛而東省之田益荒矣。田荒而國餉遼餉，併浮海轉輸之餉，益付之不可問矣。青濟登萊四府疲於海運，萬姓憂生，東昌兗州即無海運之煩，而今歲運河淺澁，職官露宿河壩，丁夫胼胝疏濬，拮据五旬，未遑勞止，數千糧艘得灌輸於

京，皆竭兗東二府之民力。目前田賦無償，人民思竄，粒米如珠，野多餓莩，窮民挈其子女，轉鬻圖存，安得令其賣子買犢以應公家之急耶？且物力有限，馬代步必不責之代耕，雞司晨必不責之司昏。今東省既責之供海，又責之供陸，是有司昏之雞，代耕之馬也。恐併代步司晨而併廢之矣。夫牛隻之全備未必仗以存遼，而先以山東為殉。東省之民何不幸而生斯世，降割若斯之甚也！據稱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庫貯，起存銀兩查庫貯錢糧，見徵者已解，未徵者尚視田間之寸草。今冬得雨甚遲，麥多未種，其

能括地皮以供牛價否。無論無價卽有價而萬二千之牛。何處覓買。何法立辦。限以二月三月。取之如寄。遼臣索牛。經臣卽如數與之。經臣索牛。餉臣卽如數派之。臣等卽如數以責成。司道司道卽如數以督責。府州縣而空拳搏虎。終屬虛聲。塵飯救饑。何裨實用。迨至呼牛無牛。無論住俸查叅。卽褫斥臣等亦何救于緩急安危之數哉。故臣等寧冒控以受抗。令之罪決不敢輕諾以貽誤。國之禍。伏念六合之內孰非王土。勞逸當均。今近地叠受艱繁。貧土不勝紛擾。當存一綫之生脉。以拯萬姓之顛危。有援山東之

例。請寬請減者。只問彼處曾否有人相食之。饑荒曾否有歲不停之海運。其口自塞。萬無水陸轉輸。舟車泛駕。併煩一省之理。朝廷以公道使民。勞而不怨。當事者聽言思理。必不以臣等爲推諉矣。咄咄東方溝瘠相望。卽海運添至二十萬。俄而改議三十萬。分外又議添召買三十萬。當粒木狼戾。不能取盈。至糞田不足。反至加倍。強之不顧其安。言之不必其竟。當事者亦惟計窮勢迫。出於無聊。臣等非不體亮。慨欲驅子遺以殉。而殉無可殉。則臣等之計窮勢迫。又不得不望於當事之體亮也。奉旨下部覆准減十

分之一先儘其六照前限月日出關餘三分陸續解

補牛不足以騾驢代之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為 泰昌元年

正月奴酋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夷數報伯要見抄
花等與奴軟血約虜從三岔河迤東截漕船○奴酋
從清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地方○朝鮮國王李
琿以奴酋索和來告并報欲犯寬酋鎮江地方○熊
廷弼奏言以遼守遼兵貴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瀋
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皆當賊來路不置兵無
以阻其攔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

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
何能濟

二月兵部奏援遼兵薊鎮一千六百保定六百寧夏
一千祁魯二家各一千起陞廢將焦垣韓完卜達奇

策李愈茂魯應熊各招家丁五百刻期出關

御史馮三元題遼東水陸兼輸召募並用一歲之中
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何進守者纔
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使期年而

守鉄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奠靉
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海運

秋潦易盡此立罄之術耳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所知據其告病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乞簡素望可任遼事者四五人一旦有急取資左右不致張皇而失措矣
王在晉題免召買疏遼左失事以來封疆有至急至危之勢餉臣有萬難萬苦之衷此時即有恤民之心不得不體國之急臣等凡可效其涓埃其寧愛夫狗馬惟是規爲出于衡度之外議論入于渺茫之鄉揆理度勢萬萬不能又臣等所爲動色而却顧者昔海運之議自舊撫臣李長庚始當時止十餘萬耳三

復餉臣撫東疏咨稿而知餉臣之軫念東人者至也餉臣一去齊而失哺之兒慈母豈其共視未幾而有海運二十萬之疏又未幾而有海運三十萬之疏又忽加召買豆三十萬共足六十萬之數源源而來視昔且六倍焉豈昔之難于十萬者今顧易于六十萬乎豈難于豐稔之年者顧易于饑荒之歲乎軍國大事臣等不敢以臆見相持第以餉臣之言還而質之餉臣豈自言而自悖之不過曰前後之時勢不同耳夫遼左之時勢今昔雖迥不同然山東之物力難易則非有異且三路未敗之先兵非不衆也兵非不

待食于東省也。舊撫臣所不能爲者，臣等何以獨能爲？臣固知餉臣之萬分無已，而姑條派此兵餉之數耳。顧紙上有餉而遼左無餉，何濟于遼？此餉臣之責也。餉臣能多派而不能多運，則餉臣之自誤也。臣不忍餉臣之自誤，而因以誤遼也。將謂道臣陶朗先極力擔當，而朗先謝不敏矣。夫朗先雖才亦人耳，豈真有神輸鬼運之術，豈真有挾山超海之能？今當莊嶽之衆，咻而悲揚子之岐路，萬一運不如額，則道臣無所逃罪。餉臣以此責備于道臣，將重違其獎借之初心，而道臣之擔還歸于餉臣之負荷。及今日言之，餉

臣尚可區畫以分属于他方。今日不言至誤事而後言之，即同詞以請罷斥於國事矣。賴焉餉臣疏曰：山東派數較多者，蓋緣山東海道最近。臣請竟其說：昔年征倭，山東海運總加至二十二萬，自登州運至旅順，五百五十里，繇旅順至義州，彌串堡交割，一千一百里，合之僅一千六百五十里，而風礁險惡，甚難。汔濟查閱舊卷，今日報某船被風，明日報某船閣淺，舟子填于魚腹，遊魂泛于波濤。天風起于倏忽，性命懸于剎時。地如彼其近也，運如此其難也。今議海運俱至蓋州，蓋州套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碗口礁

石峪呀。勢同攢劍。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二十餘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一入之後。水退撞礁。每虞滲漏。大船裝數百石者。可入蓋州套乎。合青濟登萊四府之船。可盡泊于窄小之淺灘乎。蓋套不能盡容。而使各船蕩漾于巨浸之中。或仍退歸金州交卸。則進退兩難。而嘗試于蛟宮鼉窟之間。恐馮夷不能時時效順也。蓋州距遼陽止三百餘里。登距蓋已三千餘里。其去萊則甚遠矣。其去青濟益遠。而不可以程計矣。茫茫何有去莫窮其底止。一運而兼幾運之程。一程而增幾程之費。臣等方有望洋之嘆。不

知其近也。今歲苦旱。民間之田畝荒矣。瓶罌罄矣。因無米而改折漕糧。因改折而反增海運。暮四朝三。所以悅狙者加之疾矣。夫漕運者。運軍自駕船領兌。我只憂無米。不憂無船。今歲饉而米安在也。米即多方轉糴。而船安在也。問船則問之水濱。計餉則計之筆舌。六十萬糧。須船六千隻。每船計桅木二根。必有一萬二千之桅木。而後可駕六千隻之船。山東向無木植。亦無船廠。遼餉地輸陸輓。尚急牛車。詎海餉浮虛駕空。可緩船隻。必海輸而後能陸運。必船到而後可車載。既無凌波飛渡之粟。安用盤山過嶺之牛。故今

日以造船爲第一義。以車運爲第二義。不急船而急車。難視陸而易視海。遠視三百里之遼陽。而近視數千里之蓋套。則臣之所未解也。至于召買三十萬之說。則須餉臣。及遼臣。另爲設法。召買非道。臣之所能。任何者。商非東省之商也。旣謂之商。則聽其自來自至。而非可以法令拘。臣等之令。能行于東省。而不能行于他省。臣等之搜粟。能行于受田之民。而不能行于遠地之商。今之所云。召買者。將曰。召淮南商乎。淮南商懼東省之留船。無出塗之想矣。更懼遼左之貼危。無涉海之思矣。將曰。召遼商乎。我未必得遼商之大利。

而且虞遼商之大弊。所謂大弊者。挾逋逃而來。匿硝黃而往是也。臣等於召商一事。悉心以問屬官。謂該道揭示經年。多方招諭。並無一至。該道極言其必不可招。不得已。而有淮船運糧至膠州。起運至昌邑。搬入海船之議。竊恐淮船旣運糧入海。未必有用。而不盡之船。以供山東之運。淮船不過成山海船。未必即至昌邑。然則三十萬石之召買。不幾爲盡餅乎。山東地方。必不能召買。道臣原無招徠之法。必不能擔當。臣等必不敢飾雷同之謾語。以悞餉臣。而重誤軍國也。至于山東添運三十萬。揣力殊不能承。然事關

國計當盡力以括全齊之粟使婦子負戴于途牛馬轉輸於路運至海濱以圖接濟倘有米無船以至悞運則其責又不在臣等也當事大臣虚心觀理共期匡濟仍勅工部速爲造辦船隻轉發山東領駕渡海其登萊青濟四府旣任煩難之海運希免重疊之加編懷之以恩而後可攝之以法鼓舞人心令其樂于輸粟寬民力以濟遼陽固今日拯時之急著也

熊廷弼揭稱自開鐵失後九十月以來煖兔炒花伯要兒等營住我內地絕虜糧食人畜報無虛日甚至東入清河二百餘里之遠三總設防虎皮驛一帶去

掠所甚近若罔聞知趣之前進始各挑兵堵截于丁字泊地方斬獲四十六級朝議以爲挑釁不知日來爲西虜擔愁費想如長寧堡報虜以萬騎南搶星夜調李懷信于首山迤南賀世賢于遼陽近北及虜退而又以汎懿之報調兩帥回北以驅之空疲勦東賊之人馬以禦西虜而且得開釁之疑尋思五六月間馬林守開原宰煖諸酋哄林助兵殺賊撫院力持不許乃林竟與往復講折恃不設備而開原遂陷此西虜之情也與我一心者莫如金白兩酋當擒宰賽時即遣原任遊擊馬時楠同夷使往諭以擄壻之故

激煖炒報復而兩酋以煖炒畏賊激之無益又求虎
酋林援而兩酋以虎墩無情求之無益繼遣萬里侯
往兩酋仍不聽繼又遣馮時楠往竟與北關之難此
又西虜之情也。開鐵旣陷關路已斷通使殺盡僅存
兩三人開鐵兩道初遣祁科挑激炒酋不動再遣張
戶長往竟没于虜至于虎酋屢次遣使竟不見面卽
王世忠遣家人齎禮物看金酋孫女而虎酋亦不見
面與之以諭帖推無識字漢人竟不觀看此又西虜
之情也。况查鎮靜堡各報西虜遣送奴酋皮物馬騾
講放宰賽且與賊約當宰馬軟血同盟奴兵搶遼我

兵

兵犯廣其一一情節並日月皆在丁字泊斬獲之前
繇是觀之西虜之有二心于我久矣豈以今爲釁始
耶。○廷弼揭本兵黃嘉善報出關兵七萬僅少二千
請開除開鐵失亡併募兵汰逃之數目今半個殘遼
見在旦夕死生中而悠悠然似極緩極太平而不必
過怍者至語之以用李氏兄弟催三路出兵庇各處
失陷之罪沉匿清河開原勘案致監院屢催不發惟
勘功則發之安視經畧下詔獄而竟縱兩帥于私第
不忍重言以聲其罪遼事已失誤至此請此後勿更
支吾猶自以爲勞也○御史彭鯤化言樞臣萬千誤

新兵
脫逃

國留用再三非宜給事中官應震言樞臣蒙面見朝樞務承肩宜力合詞以攻嘉善嘉善不去。巡按王陳庭疏稱熊錦楊于渭卞爲鵬領贖畫新募兵皆籍于南衛者李如栢遺下內丁右翼營趙率教所領部兵皆籍于廣寧者俱遼兵也無幾而熊錦報逃者一千九百餘名揚于渭沙汰及逃回者一千五百餘名卞爲鵬沙汰及逃回者二千六百餘名李如栢原遺內丁報逃者四百七十餘名趙率教報逃者五百九十餘名朝從戎伍暮返故廬自往自來隨心共意何憚而不逃哉

兵科薛鳳翔疏云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據備禦熊錦節次稟報猶云兵以往家過節開春再來爲言繼則以差役煩苦哭聲震天即趕回覆去無復存留矣甚有鎮江等處盡隊而逃將官不敢報矣於此而爲亡羊補牢之計必速出關之兵以補營伍之潰亟講訓練之術以正脫逃之法劉國縉素負才名衆皆推轂胡爾碌碌無奇今既不能盡拘逃兵合無重處一二首倡者責其按數補伍即以海蓋道將以作四衛之防或可帖然無譁也○熊廷弼亦報新兵全伍脫逃乞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臣因是而嘆

以遼守遼之說。誤邊誤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其初爲此說者。爲用遼人地耳。乃憚于征調者艱于措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爲遠征不如近募也。圖存不必遠求也。遂因是以緩于征調。今其說屢試不驗矣。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遠求者。亦可以退而止矣。曰科李奇珍疏言以遼守遼之說。樞臣黃嘉善謂人有丘隴廬室。各涵血氣。心知豈其終不可爲兵似矣。顧海蓋清鬻。家舍宛然。非有千里從征之苦。况值寒水慘烈。未有強敵壓境之虞。而忽成鳥驚獸散。此輩果堪爲兵否。兵旣不能取辦于遼。勢必不免借資于

調。乃各有鎮兵之在通州昌平天津者。經臣欲調之。以出關。乃應募之兵。有先索不出關之照身。而後行者。夫親上死長總。此一心。未有不能外援。而偏能內衛者也。今宜速勅練兵。徐光啓就中揀其驍健者。團練備戰。摘其孱弱者。悉遣爲農。與之以逃爲散。而廢法于下。何如以汰爲散。而法行自上也。

遼人習甘言而怯強敵。又生平習懶。不能任勞。晉在關修築邊牆。募遼人做雜工。曰吾不能勝拮据也。用之爲兵。非逃即降。是以任遼事者。調募皆難。戰守匪易。用遼人。誤遼事。近事可徵矣。

青龍
神吐
火

泰山青龍神于正月初九日口中吐火并各屬風霾
災異撫臣王在晉奏報天人之際感應不誣 人主
有淑慝 上天有災祥 上天有喜怒 人主有昭
塞漢重天官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劉向治穀梁春秋
數其禍福轉相規切蓋 人主所畏惟天天不言垂
象見吉凶以代之言敬 天而災轉為祥禍轉為福
天心仁愛視 人主之轉移何似耳 祖宗朝凡遇
風霾之變輒申嚴邊備自奴酋作難以來風霾示異
匪一東土近遼數月間兩見矣煙埃蔽天隕土為
君臣道乖之象天發黃塵四塞為兵革亂離之徵變

異昭然步占易測然臣等不論占驗何如第以民饑
歲饉之後雨稀雪少之時晚麥初芽遽遭土掩混濁
之氣成屯生息之機漸否三農春事無望麥色之油
油矣臣等正欲具 題忽聞 泰山青龍神像口出
火焰通查志乘為從來未有之異夫神高二丈則非
人力可攀躋法像莊嚴則非人情敢戲豫巡邏嚴密
則非人踪可潛匿火從何來乃炎炎忽從口出可怪
孰甚焉青濟之墟以 泰山為鎮詩曰泰山巖巖魯
邦所瞻以山川宣洩之秘靈為海岱休咎之先見凡
物情所格政治所通有響輒應以今觀齊事之艱難

如火之益熱矣。衝棚在野而傳烽守埤之無人。彫服從戎而鳴鏑流磻之未息。是焚林之災也。餽糧在裹望蜃市以鳴槩箕斗空懸。渡蛟宮而輸粒。是沸鼎之煎也。閭閻括窮土之毛加編。至再笞杖流凶年之血。疊比無休。是炊骨之征也。奪牛而存焦土。田畯罷耕。截流以繫行舟。長年屏跡。是燃眉之急也。焚將及幕。而不知其危。藝且加薪。而不虞其燎。是厝火之危也。被髮以拯鄉鄰。不辭昏夜閉戶以踈同室。未見纓冠。是焦頭爛額之情形也。且西方毘盧之殿。金碧輝煌。而東方青帝之宮。錙銖抽索。針頭削鐵。誅求及衆施。

之金錢佛面刮金饗兵藉十方之香火。官僚之供應于斯。軍民之衣食于斯。凡典禮工費等項靡不取給于斯。而又科餉以爲地方之衛也。神不能分身以應。不難捨其身付之烈焰。以息無已之求意者。神明有佛然欲吐之衷。勃然不平之憤。燥急心熱。乃披露于口。以令人之悟乎。雖然。泰山非一方之首望。而天之東柱也。羣靈畢集。氣化攸先。天子四望。懷柔百神。而岱則首稱焉。其災祥關繫天下。國家之大而古來災異徵驗。臣等不暇枚舉。箚鼓聽聞。聊舉其祥如雲。成宮闕兆炎祚之中興。石然八日。識石虎之

殞滅。至靈至異。非諸山可摹擬。其萬一者。今青龍為鎮方之神。神火為離明之焰。山曰岱宗。門曰配天。所關詎尠小哉。火主鬱鬱而不宣洩。則醞釀以至于焚。今朝政之鬱何如。欽點之閣員。遷延數月。行取之科道。淹滯八年。九卿六垣之印信。半置塵封。連章累牘之奏聞。益高天聽。泉石多沉淪之侶。廟廊懸虛曠之銜。在內之人情鬱甚矣。九邊之兵馬半抽。而折衝上下之魚書踵至。四海之芻糧再倍。而中澤哀鳴之鴻鴈無歸。轅蹄盡而無可望之菑畲。丁壯空而無可徵之庸調。官民總屬難支。人畜與之

俱困在外之人情鬱甚矣。肅殺盛庚辛之氣。荒蕪拋戊巳之屯。珠犀充甲乙之帳。介冑為癸庚之呼。於是少舒其鬱于丙丁。乳虎潛伏于深山。長蛇吐氣于巨澤。燕雀怡愉于處堂。羽林之飲飛不練。而勾陳之備虛北門之鎖鑰。猶懸而玄武之權失。於是先示其變于青龍。天子者天地神明之主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今郊廟不親。幽遠難于感格。山川失職。水旱見其頻仍。自古國不用賢。則火焚庠序。歲有饑荒。則火焚庫廩。師眾莫揀。則火焚軍壘。然則君不躬親祭享。可望百神之垂鑒哉。神之吐火。其必有

以感之矣。人主雖至貴，倨動之以切身之利害，惕之以剝床之聲，勢靡不憬，然悟翻然改圖，今以一介之蠢夷，恢張樹敵國之勢，暴厲成跳梁之形，鬼哭神愁，而如白日不驚乎魍魎，獸奔豕突，而欲安居以却乎豺狼。天下者，二祖沐雨櫛風，百戰經營之天下。聖子神宗盤龍踞虎，萬世相傳之天下。國勢如磐，雖似泰山之難拔，然聖心匪石，何難一念之轉移。今遼東正值用兵，兵猶火也，青龍吐火，其應當在東方。朝廷泄泄以忘天戒，則夷虜虐焰亦張。為東事燎原之象，我皇上能惶惶以修厥德，則強

酋不戢，自焚為東夷殄滅之徵。禍福惟一念之轉，樞而善惡乃隨人之逐嚮。今日聖躬修省之急務，莫先於敬天以勤民，用人以圖治，散財以得民。以此告之，泰山之靈，定脉脉為之昭格焉。昔神降于莘，而虢公奉社稷以聽命，社妖于睢，而宋襄用鄩子以釁成，是以怪益怪，而以異成異。神明之所以警悟陛下者，必不其然赫赫。天威萬無以為尋常之災，而第責臣工青衣角帶之修省也。除臣等待罪東土，率屬嚴飭兵防，虔修補過，外伏祈聖明省覽，幸甚。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工部發

細藥五萬斤又續運硝黃五十萬京師戒嚴分兵列營防守○奴收江夷爲用窺海道經畧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未敢深入佯誘虜脫河西徐圖乘敝奴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詎侮無狀

先鐵嶺被圍有蒙古酋宰賽率領二子副將四名併萬餘騎戰敗斃二子被擄其副將一即奴妻兄蓋奴曾娶蒙古女爲妻至是奴酋因其妻兄誘脅宰賽部落驅牛馬相從本酋諸部悉爲服屬

薊遼總督文球言滿旦阿暈前雖助逆今悔罪請復

舊賞○南戶部主事牛維曜言奴酋之必敗者地瘠人貧惟貂參是仰絕貂參之市奴可坐困

四月諜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總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抄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改贊畫爲監軍并添設金復道刻期赴遼

部文倉穀各糶一半將銀解部東省穀共積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石有奇撫臣王在晉奏東省地土多荒歲時存饑年穀順成未見篝車之滿青災偶值即嗟溝壑之盈有穀食穀無穀食人天下未有人相食之事而獨東省有之是穀者民之命也留穀者即所

以留民之命也。海運層累遞增，登萊青濟之產粟勢必果遼軍之腹，而東兗二府又括牛以廢耕，廢耕而賦無所出，青黃不接之際，年年發倉賑濟，揀飢惟恐不贍，安有餘粟可糶銀解部乎？他省無海運，或可割其半以饗邊，東省有海運，自當存其餘以備用。若槩從一半糶銀之例，非所以備齊之飢，亦非所以備遼之急也。奉 旨免糶。○兵科薛鳳翔參登萊副總兵

熊大經一味惟怯，人地實不相宜。巡撫王在晉疏請調漳南副將沈有容駐登州防守，有容在福建所收降寇袁八老等數百人，出沒廣洋如履平地，賫銀三

千兩檄有容挈帶隨任，越歲抵登，一可兼十，奴不敢興渡海之謀矣。○御史周萬鎰疏稱登州抵旅順原無大洋順風揚帆頃刻可到，聞奴酋用事多南人，習水戰，彼扼于遼陽，兵不得進，安知不以烏龍江之船從登萊入犯乎？頃山東撫臣王在晉按臣陳于庭疏請增兵增餉，皆忠盡之極，思老成之長慮，非但爲東方計也。○御史劉蔚疏稱熊廷弼雖忠義勇敢而無米難炊，脫中可慮，萬一遼陽失守，水陸並進，北圖薊鎮則薊門驚而陵京危，東走登萊則山左驚而中原震，即有黃金千萬將安之耶？

戶科官應震疏云金復海蓋四衛乃遼陽第一膏腴地我之糧草全屯在此倘賊以一兵綴遼而以銳師襲取四衛則糧去勢蹙雖欲不棄遼陽不可得矣朝廷刻下宜遣一大臣督一大將屯重兵守此四衛交四衛之士與此一臣聽其自為設法防守訓士屯田不必一一經熊廷弼但聽廷弼節制此有四說一則防奴酋以兵綴遼陽使遼人不能救四衛須此四衛自為戰守一則防遼陽失事有此四衛之兵可牽奴酋之后不敢直趨梁道攻廣寧一則護我糧草不至有袁紹烏巢之事一則此兵有海為后門可以障

登萊一路但令東撫王在晉早早招習水兵以為接濟他日有無限用處今尚未可盡言耳

戶部覆餉臣派運淮上則截漕三十萬山東則本色

六十萬天津則運漕并召買三十六萬兼以協運薊

永二十萬共五十六萬總派之海者一百四十萬而

派之陸者尚六十餘萬量地分派可謂曲劑又如遮

洋總從淮開洋則成山設有嚮道從淮抵膠州起陸

至昌邑歷河入海則多助登萊船隻以便協運趨夷

避險可謂周防餉臣一片為國苦心至矣盡矣乞

勅淮上總漕山東撫按各照派運數目作速預辦如

議遵行○經畧熊廷弼因錢糧竭盡差官恭捧令
旗令牌到部催取如錢糧委果難處希貴部亟跡停
罷此後退守山海天津登萊一帶免外困內訌陷人
于死地亦便計也○兵科薛鳳翔跡叅危遼兵逃當
問馬死有因兵如劉國縉之全伍脫逃馬如閻鳴泰
之飢死過半隳軍容而損國威惰職業而恣暴戾
莫此爲甚乞下嚴旨爲後來者警

戶部等衙門齊集中府會議遼東一年需餉八百餘
萬而兩次加編每畝七厘不過四百萬近查湖廣議
調土兵動地畝銀一十八萬而浙江而南直而山東

三次
加編

陝西等處凡有調募俱云動地畝銀兵部續調馬步
兵若干安家衣甲又議動地畝六十餘萬即使地畝
加派盡行解到遼餉尚少一半乃四分五裂各分支
取其餘有幾今議每畝再加二厘約將一百二十萬
內分二十萬爲工部器械之用其一百萬爲兵部安
家馬價之用總計前後通加九厘亦時勢之不得已
耳奉旨通行

巡按王象恒疏云近日畿內募兵赴遼如就死地今
又取之州縣里閭之驛騷震驚又不知如何聞山陝
之兵自西而來者婦哭夫子哭父仇傷之狀至不忍

聞除正額給銀之外。里甲幫貼一人不下數十金。况畿民習遼之情形。其難又有甚焉者。查部中原題北直河南浙江山西陝西五省共兵二萬。皆赴內地訓練。每省祇該募兵四千。今畿內八府忽改爲獨募二萬。與原題已不相蒙。又改而爲援遼。與原覆又不相照。該部何以前後不同。而更朝夕改如此也。職不得不慮其所終矣。

五月王在晉題東省海運之艱。臣等纍纍千百言具陳前疏。即餉臣前歲撫齊疏中所備述者也。今當事者不信臣言。而信餉臣今日督運之言。臣等具題

下部之疏。該部不自主而仍聽餉臣之主議。是臣等可以不題而明旨可不必下部矣。夫山東海運六十萬。從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即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登萊道。極力招商。終歲竟無商至。天下軍民皆有籍。惟商無籍。本方之土著有定在。惟四至之商販無定在。商亦人也。雖愛財亦愛命。視遼如刀山劍林。視浮海渡遼如揚湯燖毛。彼遼中新募之兵。挑選于鄉籍名于冊。且驚惶潰散。不知所適。矧以儻來偶至之商。安能勢驅術使。法繩利誘。使之方舟結艚。運粟以輸塞下哉。是召商之令斷不能行。而臣不敢終持

不可行之說。誤軍興之重事。奉旨之後。臣即親至登萊。集道府各官面議。曰：今日之餉。遼不得。不可聚兵。兵不聚。不可存遼。遼危而危及于宗社。此何等大事。可容推諉。部議委曲以完其數。所謂委曲者。或于窒處以闢支岐。或于絕處以求轉徑。今不得不舍商以責成于民運矣。于是又召民而諭之。曰：爾有粟。勢必發糶。今商途絕矣。加值以糶于民間。已奉旨矣。加值糶買。加值轉運。或不病民。而民不願也。臣再四籌之。自遼役繁。而事事皆非民願。事事皆強民之必從。又不得不以加價糶運。責成于官矣。于是登萊

濟青四府分定起運數目。登萊任其多。濟青任其少。以登萊近海。而青濟遠也。此皆道府酌量分派。非臣一人之私議也。然臣雖強督諸臣分任其事。而感額以憂運數之多。真有萬難措處者。登萊之間。有米要換銀錢。此以穰歲言也。去歲止萊屬稍收。而各郡多赤壤。乞得皇恩。改折漕糧倉米二十一萬。而今且海運六十萬。是求改而反增。避河而就海。人情乎。所憂在米矣。部議淮安造船五百隻。每隻不過載米五百石。大者數百石。此爲裝載三十萬之計耳。且擬分撥天津。而非盡發登萊。亦奚當于山東之全運耶。臣

檄各屬分行僱募而船戶逃匿或僅以年久不堪之船索高價以應急需然則六十萬之儲安能飛渡所憂在船矣。每船用水手大約二十餘人。四郡起運大小不啻千船。須用二萬餘人。東人向不習海。登萊水兵無處召募。且往浙以厚餉招呼。安所得長年之能涉海者乎。所憂在水手之難招矣。餉船出海。每船用桅木二根。每根五六丈。山東原未產木。大木必買于瓜儀。蓬柁鐵貓。簞纜等具。必買于南直。水不能通。則繼之以陸。舟不能運。則續之以車。凡百難致之物。不脛而走。皆藉人力轉移。所憂在船具之難辦矣。羊頭

凹一帶路徑不一。或出而由大洋。或入而經沙淺。自宗島至北套。猶為淺濫。時或鯨鯢為厄。魚龍作難。頃刻而蒼漭為昏。須臾而風雲立變。昨不知有今日之存。且不能卜夕時之命。所憂在地險矣。清明前有出洋之忌。四五月有颶颺之颶。一至交秋。風逆水落。如去歲天津之舡停泊于利津。起剝于樂安。寸步不能前進。所憂在天時矣。登州至蓋套。萊州至三嶺。牛地各三千餘里。涉歷礁磽。間關天塹。坎險難言。今萊州至蓋甚遠。青濟繇登及蓋更遠。二千里。路無窮。而時有限。或不能為兩運。青濟之二船。僅當登萊之一船。

青濟之一萬難于登萊之二萬其轉運之艱如此蓋
套窄小不能齊進此船候彼船之交收後幫俟前幫
之出港倘多船併至無可停泊即使陸續開洋風候
不齊勢難循次暴雨疾風之時至驚濤汨浪之無休
海無繫纜拋錨之處時有蛟蜃鬻颶之驚且起糧交
納弊役需勒時日稽遲以急急行路之期爲徐徐坐
守之日其交割之艱如此瀕海州縣多繇河入海或
距河三四百里一線之水時通時塞原非灌輸之地
向無疏濬之功逢灘則淺閣遇涸則搬移斑白負戴
牛馬輓芻重蹀繭足鰲黑憔悴孰爲憐憫其出海之

艱如此米豆下船旣防船隻之滲漏又慮榜人之偷
盜且官造之船版枋未必厚丁灰未必堅程工急則
造作必屬倉皇船數多則彌縫必多粉飾數百石之
糧係于船二十餘人之命寄于船一有損壞則黃泉
不能以寸人鬼自此分途其防範之艱又如此夫海
運若是其艱若是其可憂而其實有不可知者四東
省游荒一遇雨暘愆期便艱粒食藉使地無餘產安
能民有餘糧此歲時之不可知者也泛汪洋之柁則
風后司順逆之權輸溟渤之糧則天吳擅盈縮之柄
必滄海所不收而後可供我軍之嚼噉此天意之

不可知者也。近因加編至再文登寧海等處之民視此磽确荒阜直同敝屣棄田不耕撤家不顧臣等極多方之撫恤挽旣散之民心藉令民竄田荒賦逋額詘將何起運此人心之不可知者也。建酋得江夷爲用履海如夷走死如鶩萬一駕烏龍之棹泛橫海之舟阻截不必多人震撼皆能奪氣海波一揚運途自絕此寇患之不可知者也。倘歲歲之倖可徵則滄海無盡藏之粟猶可養面黃無人色之兵苟漠漠之途難測則底事付于東流而浩嘆同于西柄海運豈可恃而浮海濟遼豈爲戰守經久之長策哉。皇上爲

目前十數萬遼兵計不得不急餉爲急餉計不得不先恤東人蓋東人之苦海內所未嘗之苦也而東省之窮又海內所未有之窮也。憫其艱危則當葆其性命軫其繁勞則當節其財力奪盤中之食而又加額外之賦民則何堪查東省荒田最多有五六畝折一畝徵糧者今以畝計則六畝當加四分二厘此寧登之民所以亟亟而思竄也。臣以爲登萊二府旣多任海運須免其續加之三厘五毫青濟分任海運則當免其三次加編之二厘以加值聊代其初編而以減免少寬其物力甘甜與辛辣相參民將樂于趨命此

減編之當議者也。東省錢糧原係隔年起徵。今歲所徵者四十七年之加編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有奇。乃本年新編應扣運過透支及援遼兵養贍家口銀共五萬七千五百一十四兩零。所存不過十五萬八千六百餘兩耳。卽合通省舊遼餉與新編併算。不過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耳。計米一石抵遼糴價脚價約費盈兩是六十萬石之運。須有六十萬金。而今歲額徵未及糴運之半。則京邊錢糧勢不得不扣留以充糴運。此扣解之當議者也。東省春熟爲麥。秋熟爲豆粟。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因土俗之所宜爲甘食之常性。今獨徵秋收之米豆。不用春收之二麥。秋成有限。運額難充。何不兼二麥收之。以從民便。此兼運之當議者也。山左一遇饑饉。米價如金。當以豐歲之有餘。備饉歲之不足。臣以爲一遇年豐。卽當預糴。以爲明年轉運之地。然後海運不因荒而廢。遼兵不遇荒而餒。預糴必須多銀。多銀必須先發。此預備之當議者也。金復海蓋多膏壤。欲久守遼陽。必先屯四衛。今彼中地土多荒。防守未備。人以為險而難犯。而臣密令海道差官偵之。絕無險阻。倘夷兵間道深入。則棄膏腴之地。而委積貯之區。遼陽之聲勢中閔。

立苦無糧。而登萊之禍害切身。自當罷運。則今日之
以重師圍守。大將營屯。春秋急耕農隙講武。似爲經
久之圖。可戰可守。此屯種之當議者也。夫建非常之
業者。必有預計之深心。成不世之功者。須有廣大之
局面。以天下之大。何存于登萊四郡。必屢責其加編
若當事者。執拘攣而責成效。臣無計以使窮民之不
逃。又何計以使海運之立就。誤運兼以誤遼。臣滋懼
矣。至于兼用麥以廣儲。多發銀以預糴。又事理之固
然而無俟于周諮博詢者。其海運船隻已奉 明旨
着該部嚴催報完。船不至則糧不可運。船不多則糧
不可多運。船隻報完不早則糧不能早運。此則非臣
之責矣。

附上閣部科乞減海運買贖公書

晉惟 國之大事在遼遼之大事在餉當採焚之
時詎顧焦頭爛額故海運自十萬石以加至三十
萬而晉未敢爭也。去歲秋收畝無升合民間括粟
如金然不得不多方轉糴以輸于海其有不足則
出州縣積穀以濟之所以督成于羣有司者倍至
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搢其寧樂
于多言哉惟是三齊之境民知陸而不知水萬難

覓船蓬桅皆無所出而操舸渡海者絕無其人青
濟一聞運事如投之陷阱其艱苦有不可勝言者
邇餉院差官往淮揚僱船以濟天津之運大約每
船及僱水手歲計數百金官爲拘繫船戶以銀無
所出差官踉蹌奔歸覓船之難如此運豈易言哉
爲召買之說者起于永平宋正郎其畧曰淮船赴
海口取麥豆者不下二百隻道府募其船運米于
遼經今一載殊無一商肯應募而出無他官募則
人有所疑畏而不敢惟有本地鄉官或富室大姓
招商募運不用官票催督只作平常交易使販遼

之利稍浮于販淮之利揚帆擊楫者不可勝計矣
餉院信其言傳諭登萊道出示招徠數月並無一
至世無知害而不知避之惺惺亦無愛珠而不愛
身之賈胡遼勢如此商其可致乎矧本地鄉紳可
能強之使招不用官票可能約之使集乎今日召
商遼左則其事權遼左諸公握之柰何以召買三
十萬豆併入山東總數聲影俱無何從捉摸頗聞
遼中米豆不乏則就近招買極爲省費是可以濟
轉運之窮者也東省爲海運一事筋骨無餘買牛
之役勢難兼辦從往歲大荒之後如沂州等處里

社半消有田無種。有種無牛。括何可得。假令牛盡田荒。則海運之粟。益無所辦。倘彼中騾車既足。則牛隻可減。以此嘉惠東方。庶惟悴少。蘇亦以爲協供海運之地耳。至于益州套難以泊船。查訪甚悉。語具疏中。敬百叩以聞。

四川石柱司女官秦良玉率兵三千援遼。所過無犯。至通州。偶與浙江相觸。格鬪。地方官諭解旋止。○大同援遼遊擊焦垣統兵四千。行至懷安。因家人搶騎馬匹。各軍控弦露刃。將領兵官被圍。搜搶衣物。○兵科薛鳳翔奏延綏發兵之日。哭聲震天。通昌已到之

援兵
糗

兵不埃。終日皆逃。○經畧奏山西援遼總兵楊宗業人馬一無銀給。有縊死且逃者。保定援兵不肯出關。畏奴如虎。又聞援遼寧夏總兵張萬邦師行無律。併叅將莊蒞民下馮繼成柴祿袁文壽趙旗鼓等在薊門路上搶擄財物。姦淫良婦。市集一空。井陘道報定襄兵搶掠傷人。幾醮大變。肯嵐之兵與冀南之兵經過真定。忽起相殺。領兵官逃遁無踪。獲鹿已殺傷人命。真定北關屋瓦皆無。是時援兵逃者湖廣領兵都司劉廷藩。知州田萬年。原領四千人。到關止七百六名。延綏將官袁大有領兵一千。逃七八百名。李愈茂

兵逃二百八十名保靖司兵逃二千餘名副將劉光祚所領毛兵逃六百名援兵之逃援兵之擾此其大畧云。廷弼疏稱遼陽城中獨一經畧卧理軍務請問皇。上要遼東否再問朝臣要遼東否如要遼東柰何屢屢推補各道漠然罔聞也兩月以來賊屯大衆數萬于關上不動惟日以二三千騎時出時沒擾我疲我頃見遼陽有備漸掠而南沿邊撥夜及一二子遺村屯往往被掠亟圖防守奉集而清靈寬鎮又紛紛以零掠見報蓋賊欲誘我往南遠掠而渠得併力于北

圖我遼瀋也

巡按陳王庭題廷弼初至厚集力兵團結遼城六七十里外分營列陣築堤埃濠併力防守由秋至春未聞虜騎入犯首夏草青馬壯恐賊圖瀋之謀兢兢未已也遂分馬步軍四萬俾總兵柴國柱李懷信賀世賢領駐瀋陽留監軍邢慎言固守其地相機築守旬日之間布置粗定而遼陽止遺步兵二萬馬兵數千兵力已竭又謂奉集爲賊入要路復以柴國柱領兵萬衆屯劄其間而以監軍道高出同彼料理而道臣無一人在矣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贊畫爲監軍道

新添置金復道皆救時急務何閣部大臣竟不推不補也

經畧熊廷弼疏稱自奴犯順以來我將吏自總兵而下副參遊都備守中軍千把總等死于清死于開與鐵者凡五六百員而降賊者又不啻以百數計今無主殘兵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收拾一處無將領統率勢不得不調之各鎮今據道將各舉所知及職再加挑選訪得神樞營右副將江應詔等并各鎮各省共九十三人列名上請乞 勅部調取來遼聽職分配兵馬隨才委任仍各帶家丁前來應用不勝感激○

調取天下各將

准船起運

兵部奏總計調募水陸土漢兵丁一十八萬未到者勒限督催調取將領一百一員內陳九思沈繼業託病規避革去職銜永不叙用

五月王在晉題准船免起運云 國朝自永樂十三

年罷海運而人不習海久矣嘉靖中從山東撫臣梁

夢龍之議撥近地漕糧入海運止十二萬石耳隆慶

間從總漕王宗沐之議撥淮大十四衛海運運止二

十萬石耳然皆旋運旋罷海之不可嘗試明甚今議

山東一省海輸六十萬合天下之力所不能為者獨

令東省為之覓船則桂蘭其柁羅買則珠王其粒役

使則魚鱉其民日泣鮫人之淚而徼海若之靈肝膈
塗地不遑顧恤其視遼人之有米不運有牛不養捧
腹張口以待東人之推食束手裹足以待東人之搬
運勞逸盖天淵矣東人苦無卸身之法捉生替死如
被焚遭溺各救自身之性命此時安有餘力急人之
急故齊自爲齊淮自爲淮淮糧三十萬數且定矣安
得有一半由海一半從膠起陸之說乎夫一船可行
則千百船皆可行一船惜糧惜命則千百船皆惜糧
惜命一半既由海抵遼則海道通行無礙矣此一半
者又何舍通行無礙之海而必勞人以搬運也且由

膠從陸至昌邑淮河入海必淮人先艤舟淮河以待
運則可不知淮船至昌邑舍成山何途之適從彼既
有船可抵昌邑則何不載米以往若以空船泛成山
抵昌邑以接運則虛舟之飄搖不如滿載之安穩臣
曾徧歷膠萊沿海之境有數里無人煙三十里無民
居者間有草房土屋不過三五舍村集不過十餘舍
設使起米于膠膠必多造倉廩沿途腰站必多設安
頓之所計費甚鉅膠至昌邑二百里昌邑至海口尚
遙在在堆積粒米狼戾淮河海口既無天造地設之
船則露積于砂灘石瀨之間水輸陸運前臨無地且

二三百里之程。必須脚力。恐遼陽之買牛雇車未竣。而膠昌之輪蹄。又紛紛滋擾矣。臣一一咨訪。遍詢海運程途。膠爲南海萊爲北海。膠州即墨之運船。必歷成山。去歲揚帆無恙矣。今歲諸城日照等船。亦必由成山。日照夾倉口抵成山頭。計程已二千八百餘里。且不難衝礁冒險。以期必濟。矧淮船至南海。僅五百里。而憂跋涉耶。若謂成山險而可慮。則膠即諸日之船。先須陸運。豈東省之糧不起陸。而淮糧乃起陸耶。東省之船可渡成山。而淮船獨不可渡耶。山東最苦無船。以淮船助登州。不能越成山而飛渡。若從陸起

運。淮船仍復回淮。不惟無濟于登萊。而且益甚膠萊之擾。山東運事。必因此耽閣。世未有舍可行之海道。就難行之陸路。耗有用之金錢。爲無益之經費。置緊用之米粟。從紆緩之搬運者。從膠起陸之說。臣前疏已折其難行。非至今始有異議也。軍國大事。須博訪以窮其源。委虛心以求其利害。居中之懸斷。必當採外來之見聞。欲復遮洋例。用官軍押運。以二百年來未習海之軍。一聞點運。勢必驚惶逃竄。河運已苦無軍。海運安能強致驅而之海。非逃則死。未必濟遼左之饑。而先壞漕運之法。夫漕運者。國之所恃。爲

安危者也。漕事關係甚大。臣等不惜為越俎之言。無已。惟有多雇造往膠糴販之船。多招募淮膠習海之人。厚其價值。領運駕船。徑渡成山。抵遼交割。彼既熟嘗海道。久歷波濤。隨船什物精堅。舵梢人等慣習。朝夕辨風雲之色。島嶼識險阻之宜。且淮船之輕捷。愈于遮洋之遲鈍。于運務或有濟焉。乞勅部轉行總漕衙門募造淮船。裝載遼餉。照青萊船幫徑渡成山。抵遼交納施行。

疏入前議遂寢

遼事實錄卷之二

終

程